

曼珠斐尔小说集



徐志摩译

73
60



國 英
集說小爾斐殊曼
譯 摩 志 徐

局 書 新 北

1 9 2 7

著者 曼殊斐爾

譯者 徐志摩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北京東皇城根
上海四馬路

版權所存

不准翻印

目 錄

園會·····	一一四〇
毒藥·····	一一一四
巴克媽媽的行狀·····	一一一八
一杯茶·····	一一二〇
夜深時·····	一一一六
幸福·····	一一三二
一個理想的家庭·····	一一一六
刮風·····	一一二二
曼殊斐爾·····	一一二六

園會

那天的天氣果然是理想的。園會的天氣，就是他們預定的，也沒有再好的了。沒有風，暖和，天上沒有雲點子。就是藍天裏蓋着一層淡金色的霧紗，像是初夏有時的天氣。那園丁天亮就起來，剪草，掃地，收拾個乾淨；草地和那種着小菊花的暗暗的平頂的小花房兒，都閃閃的發亮着。還有那些玫瑰花，她們自個兒真像是懂得，到園會的人們也就只會得賞識玫瑰花兒；這是誰都認得的花兒。好幾百，真是好幾百，全在一夜裏開了出來；那一叢綠綠的全低着頭兒，像是天仙來拜會過他們似的。

他們早餐還沒有吃完，工人們就來安那布蓬子。

「娘，你看這蓬子安在那兒好？」

「我的好孩子，用不着問我。今年我是打定主意什麼事都交給你們孩子們的了。忘了我是你們的娘。只當我是個請來的貴客就得。」

但是梅格總還不能去監督那些工人們。她沒有吃早飯就洗了頭髮，她帶着一塊青的頭巾坐在那裡喝咖啡，潮的黑的髮髻兒貼在她兩邊的臉上。玖思，那胡蝶兒，每天下來總是穿着綢的裡裙，披着日本的花衫子。

「還是你去吧，老臘；你是講究美術的。」

老臘就飛了出去，手裏還拿着她的一塊牛油麵包。

她就愛有了推頭到屋子外面吃東西；她又是最愛安排事情的；她總以為她可以比誰都辦得穩當些。

四個工人，脫了外褂子的，一塊兒站在園裏的道兒上。他們手裡拿着支蓬帳的桿子，一捲捲的帆布，背上掛着裝工具的大口袋兒。他

們的神氣很叫人注意的。老臘現在倒怪怨她自己還拿着那片牛油麵包，可是又沒有地方放，她又不能把他擲了。她臉上有點兒紅，她走近他們的時候；可是她裝出嚴厲的，甚至有點兒近視的樣子。

『早安，』她說，學她娘的口氣。但是這一聲裝得太可怕了，她自己都有點兒難爲情，接着她就像個小女孩子口吃着說，『嘎——歐——你們來——是不是爲那蓬帳？』

『就是您哪，小姐，』身子最高的那個說，一個瘦瘦的，滿臉斑點的高個兒，他掀動着他背上的大口袋，把他的草帽望後腦一推，望下來對着她笑。『就是爲那個。』

他的笑那樣的隨便，那樣的和氣，老臘也就不覺得難爲情了。多麼好的眼他有的是，小小的，可是那樣的深藍！她現在望着他的同伴，他們也在笑吟吟的。『放心，我們不咬人的，』他們的笑像在那

兒說。工人們多麼好呀！這早上又是多美呀！可是她不該提起早上；她得辦她的公事。那篷帳。

『我說，把他放在那邊百合花的草地上，怎麼樣呢？那邊成不成？』

她伸着不拿牛油麪包的那隻手，點着那百合花的草地。他們轉過身去，望着她點的方面。那小胖子扁着他那下嘴唇皮兒，那高個子縮着眉頭。

『我瞧不合式，』他說，『看的不够明亮。慫慫，要是一個慢天帳子，』他轉身向着老臘，還是他那隨便的樣子，『慫得放着一個地基兒，慫一看就會碰的一下打着你的眼，要是慫懂我的話。』

這一下可是把老臘朦住了一陣子，她想不清一個做工的該不該對她說那樣的話，碰的一下打着你的眼。她可是很懂得。

『那邊網球場的一個基角兒上呢？』她又出主意。『可是音樂隊也得佔一個基角兒。』

『唔，還有音樂隊不是？』又一個工人說。他的臉是青青的。他的眼睛瞄着那網球場，神氣看的怪難看的，他在想什麼呢？

『就是一個很小的音樂隊，』老臘緩緩的說。也許他不會多麼的介意，要是音樂隊是個小的。但是那高個兒的又打岔了。

『我說，小姐，那個地基兒合式。背着前面那些大樹。那邊兒。準合式。』

背那些喀拉噶樹。可是那些喀拉噶樹得讓遮住了。他們多麼可愛，寬寬的，發亮的葉子，一球球的黃果子。他們像是你想像長在一個荒島上的大樹，高傲的，孤單的，對着太陽擎着他們的葉子，果子，冷靜壯麗的神氣。他們免不了讓那篷帳遮住嗎？

免不了。工人們已經抗起他們的桿子，向着那個地基兒去了。就是那高個兒的還沒有走。他彎下身子去，撿着一小枝的拉芬特草，把他的大姆指與點人指放在鼻子邊，黷吸了沾着的香氣。老臘看了他那手勢，把什麼喀拉噶樹全忘了，她就不懂得一個做工人會注意到那些個東西——愛拉芬特草的味兒。她認識的能有幾個人會做這樣的事。做工人多麼異常的有意思呀，她心裏想。爲什麼她就不能跟做工人做朋友，強如那些粗蠢的男孩子們，伴她跳舞的，星期日晚上來吃夜飯的？他們準是合式的多。

壞處就在，她心裏打算，一面那高個的工人正在一個信封的後背畫什麼東西，錯處就在那些個可笑的階級區別，槍斃或是絞死了那一點子就沒有事兒了。就她自個兒說呢，她簡直的想不着什麼區別不區別。一點兒，一子兒都沒有，……現在木槌子打樁的聲音已經來了。

有人在那兒噓口調子，有人唱了出來，『你那兒合式不合式，瑪代？』
『瑪代！』那要好的意思，那——那——她想表示她多麼的快活，讓
那高個兒的明白她多麼的隨便，她多麼的瞧不起蠢笨的習慣，老臘就
拿起她手裏的牛油麪包來，很勁的齧了一大口，一面她瞪着眼看她的
小畫。她覺得她真是個做工的女孩子似的。

『老臘老臘，你在那兒？有電話，老臘！』一個聲音從屋子裏叫
了出來。

『來——了！』她就燕子似的掠了去，穿草地，上道兒，上階沿
兒，穿走廊子，進門兒，在前廳裏她的爹與老利正在刷他們的帽子，
預備辦事去。

『我說，老臘，』老利快快的說，『下半年以前你替我看看我的
褂子，成不成？看看要收拾不要。』『算數，』她說。忽然她自個兒

忍不住了。她跑到老利身邊。把他小小的，快快的擠了一下。『噫，我真愛茶會呀，你愛不愛，』老臘喘着氣說。

『可——不是，』老利親密的，孩子的口音說，他也拿他的妹妹擠了一下，把她輕輕的一推。『忙你的電話去，小姐。』

那電話。『對的，對的；對呀。開弟？早安，我的乖。來吃中飯？一定來，我的乖。當然好極了。沒有東西，就是頂隨便的便飯——就是麵包壳兒，碎 Meringue-Shells 還有昨天賸下來的什麼。是，這早上天氣真好不是？等一等——別掛。娘在叫哪。』老臘坐了下來。

『什麼，娘？聽不着。』

薛太太的聲音從樓梯上漂了下來。『告訴她還是戴她上禮拜天戴的那頂漂亮帽子。』

『娘說你還是帶你上禮拜天戴的那頂漂亮帽子，好。一點鐘，再

會。」

老臘放回了聽筒，手臂望着腦袋背後一甩，深深的呼了一口氣，伸了一個懶腰，手臂又落了下來。「呼」，她歎了口氣，快快的重複坐正了。她是靜靜的，聽着。屋子裏所有的門戶像是全打得大開似的。滿屋子只是輕的，快的脚步聲，流動的口音。那扇綠布包着的門，通廚房那一帶去的，不住的擺着，塞，寒的響。一會兒又聽着一個長長的，氣呼呼的怪響。那是他們在移動那笨重的鋼琴，圓轉腳兒擦着地板的聲音。但是那空氣！要是你靜着聽，難道那空氣總是這樣的？小小的，軟弱的風在鬧着頑兒，一會兒望着窗格子頂上衝了進來，一會兒帶了門兒跑了出去。還有兩小點兒的陽光也在那兒鬧着頑，一點在墨水瓶上，一點在白銀的照相架上。乖乖的小點子。尤其是在墨水瓶蓋上的那一點。看的頂親熱的。一個小小的，熱熱的銀星

兒。她去親吻他都成。

前門的小鈴子丁的丁的響了，接着沙第印花布裙子窸窣的上樓梯。一個男子的口音在含糊的說話，沙第答話，不使勁的，「我不知道呀。等着。我來問問薛太太。」

「什麼事，沙第？」老臘走進了前廳。

「爲那賣花的，老臘小姐。」

不錯，是的。那邊，靠近門兒，一個寬大的淺盤子，裏面滿放着一盆盆的粉紅百合花兒。就是一種花。就是百合——「肯那」百合，大的紅的花朵兒，開得滿滿的，亮亮的，在鮮艷的，深紅色花梗子上長着，簡直像有靈性的一樣。

「嘎——嘎，沙第！」老臘說，帶着小小的哭聲似的。她蹲了下來，像是到百合花的光炎裏去取煖似的；她覺着他們是在她的手指

上，在她的口唇上，在她的心窩裏長着。

「錯了，」她軟音的說。「我們沒有定要這麼多的。沙第，去問娘去。」

但是正在這個當兒薛太太也過來了。

「不錯的，」她靜靜的說。「是我定要的。這花兒多麼可愛？」她擠緊着老臘的臂膀。「昨天我走過那家花鋪子，我在窗子裏看着了。我想我這一次總要買他一個痛快。園會不是一個很好的推頭嗎？」

「可是我以為你說過你不來管我們的事。」老臘說。沙第已經走開了，送花來的小工還靠近他的手車站在門外。她伸出手臂去繞着她娘的項頸，輕輕的，很輕輕的，她咬着他娘的耳朵。

「我的乖孩子，你也不願意有一個過分刻板的娘不是？別孩子

氣。挑花的又來了。」

他又拿進了很多的百合花，滿滿的又是一大盤兒。「一條邊的放着，就在進門那兒，門框子的兩面，勞駕」，薛太太說。「你看好不好，老臘？」

「好，真好，娘。」

在那客廳裏，梅格，玖思，還有那好的小漢士，三個人好容易把那鋼琴移好了。

「我說，把這櫃子靠着牆，屋子裏什麼都搬走，除了椅子，你們看怎麼樣？」

「成。」

「漢士，把這幾個桌子搬到休息室裏去，拿一把帚子進來把地毯上的桌腿子痕子掃了——等一等，漢士，——」玖思就愛吩咐底下

人，他們也愛聽她。她那神氣就像他們一塊兒在唱戲似的。「要太太老臘小姐就上這兒來。」

『就是，玖思小姐。』

她又轉身對梅格說話。「我要聽聽那琴今天成不成，回頭下半天他們也許要我唱。我們來試試那『This life is weary』」

彭！他！他，氏！他！他！那琴聲突然狠熱烈的響了出來，玖思的面色都變了。她握緊了自己的手。她娘同老臘剛進來，她對他們望着。一臉的憂鬱，一臉的奧妙。

這樣的生活是疲——倦的，

一朵眼淚，一聲歎氣。

愛情也是要變——心的

這樣的生活是疲——倦的，

一朵眼淚，一聲歎氣。

愛情也是不久——長的，

時候到了……大家——回去！

但是她唱到『大家——回去，』的時候，雖則琴聲格外的絕望了，她的臉上忽然泛出鮮明的，異常的不同情的笑容。

『我的嗓子成不成，媽媽？』她臉上亮着。

這樣的生活是疲——倦的，

希望來了，還是要死的。

一場夢景，一場驚醒。

但是現在沙第打斷了她們。『什麼事，沙第？』

『說是，太太，厨孃說麵包餅上的小紙旗兒有沒有？』

『麵包餅上的小紙旗兒，沙第？』薛太太在夢裡似的回響着。那

些小孩子一看她的臉就知道她沒有小旗兒。

『我思想。』一會兒，她對沙第堅定的說，『告那廚孃等十分鐘我就給她。』

沙第去了。

『我說，老臘』，她母親快快的說，『跟我到休息間裡來。旗子的幾個名字我寫在一張信封的後背。你來替我寫了出來。梅格，馬上樓去，把你頭上那濕東西去了。玖思，你也馬上去把衣服穿好了。聽着了沒有，孩子們，要不然回頭你們爹晚上回家的時候我告訴？說是——玖思，你要到廚房裡去，告那廚孃別着急，好不好？這早上我怕死了她。』

那張信封好容易在飯間裏那擺鐘背後找了出來。怎麼的會在那兒，薛太太想想不着了。

『定是你們裏面不知誰從我的手袋裏偷了出來，我記得頂清楚的——奶酪幾司同檸檬奶凍。寫下了沒有？』

『寫了。』

『雞子同——』，薛太太把那張信封擊得遠遠的。『什麼字，看的像是小老蟲。不會是小老蟲。不是？』

『青菓，寶貝，』老臘說，回過頭來望着。

『可不是，青菓，對的。這兩樣東西並着念多怪呀。雞子同青菓。』

她們好容易把那幾張旗子寫完。老臘就拿走到廚房去了。她見玖思正在那裡平廚孃的着急，那廚孃可是一點兒也不怕人。』

『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精巧的麵包餅』，玖思樂瘋了的口音說。

『你說這兒一共有幾種，廚孃？十五對不對？』

『十五，玖思小姐。』

『好，廚孃，我恭喜你。』

廚孃手裏拿着切麵包餅的長刀，抹下了桌上的碎粉屑兒，開了一張嘴儘笑。

『高德鋪子裏的來了。』沙第喊着，從伙食房裏走出來。她看見那人在窗子外面走過。

這就是說奶油鬆餅來了。高德那家店鋪，就是做奶油鬆餅出名。有了他們的，誰都不願意自己在家裏做。

『去拿進來放在桌子上吧，姑娘，』廚孃吩咐。

沙第去拿了進來，又去了。老臘與玖思當然是太長大了，不會得認真的見了奶油什麼就上勁。可是她們也就忍不住同聲的讚美，說這鬆餅做得真可愛呀。太美了。廚孃動手拾掇，搖下了多餘的糖冰。

『一見這些個鬆餅兒，像是你一輩子的茶會全回來了似的，你說是不是？』老臘說。

『許有的事，』講究實際的玖思說，她從不想回到從前去的。『他們看得這樣美麗的輕巧，羽毛似的，我說。』

『一人拿一個吧，我的乖乖，』廚孃說，她那快樂的口音。『你的媽不會知道的。』

這那兒成。想想，才吃早飯，就吃奶油鬆餅。一想着都叫人難受。可是要不了兩分鐘，玖思與老臘都在舐他們的手指兒了，她們那得意的，心裏快活的神氣，一看就知道她們是才吃了新鮮奶油的。

『我們到園裏去，從後門出去，』老臘出主意。『我要去看看工人們的篷帳怎麼樣了。那工人們真有意思。』

但是後門的道兒，讓廚孃，沙第，高德鋪子裏的夥計，小漢士幾

個人攔住了。

出了事了。

『格——格——格』，廚嬢咯咯的叫着，像一隻嚇慌了的母雞。沙第的一隻手抓緊了她的下巴，像是牙痛似的。小漢士的臉子像螺旋似的纏着，摸不清頭腦。就是高德鋪子裏來的夥計看是自己兒得意似的；這故事是他講的。

『什麼會事？出了什麼事？』

『出了大亂子了，』廚嬢說，『一個男子死了。』

『一個男子死了！那兒？怎麼的？什麼時候？』

但是那店夥計可不願意現鮮鮮的新聞，讓人家當著他面搶着講。

『知道那些個小屋子就在這兒下去的，小姐？』知道？當然她知道。『得，有個年輕的住在那兒，名字叫司考脫，趕大車兒的。他的

馬見了那平道兒的機器，今天早上在霍克路的基角兒上，他那馬見了就發傻，一個斛斗就把他擲了下去，擲在他腦袋的後背。死了。」

『死了！』老臘瞪着眼睛望着那夥計。

『他們把他檢起來的時候就死了，』那夥計講得更起勁了。『我來的時候正碰着他們把那屍體抬回家去。』他對着廚孃說，『他贖下一個妻子，五個小的。』

『玖思，這兒來。』她一把拉住了她妹子的衣袖，牽着她穿過了廚房，到綠布門的那一面。她停下了，靠在門邊。『玖思！』她說，嚇壞了的，『這怎麼辦，我們有什麼法子把什麼事都停了呢？』

『什麼事都停了，老臘！』玖思駭然的說。『這怎麼講？』

『把園會停了，當然。』玖思爲什麼要裝假？

但是玖思反而更糊塗了。『把園會停了？老臘我的乖別那麼傻。』

當然我們不幹這樣的事。也沒有人想我們這麼辦。別太過分兒了。」
「可是現鮮鮮的有人死在我們的大門外，我們怎麼能舉行園會呢？」

這話實在是太過分了，因為那些小屋子有他們自個兒的一條小巷，在她們家一直斜下去的那條街的盡頭。中間還隔着一條頂寬的大路哪。不錯，他們是太貼近一點。那些小屋子看的真讓人眼痛，他們就不應該在這一帶的附近。就是幾間小小的爛房子，畫成朱古律老黃色的。他們的背後園裡也就是菜梗子，瘦小的母雞子，紅茄的罐子。他們烟囱裡冒出來的烟，先就是寒倉。爛布似的，爛片似的小烟捲兒，那兒比得上薛家的烟囱裏出來的，那樣大片的，銀色的羽毛，在天空裏蕩着。洗衣服的婦人們住在那條小巷裏，還有掃烟囱的，一個補鞋的，還有一個男的，他的門前滿掛着小雀籠子。孩子們又是成羣

的。薛家的孩子小的時候，他們是一步也不准上那兒去的，怕的是他們學下流話，沾染他們下流的脾氣。但是自從他們長成了，老臘同老利有時也穿着那道兒走。又骯髒，又討厭。他們走過都覺得難受。可是一個人什麼地方都得去；什麼事情都得親眼看。他們就是這樣的走過了。

「你只要想想我們的音樂隊一動手，叫那苦惱的婦人怎麼的受得住！」老臘說。

「噯，老臘！」玖思現在認真的著惱了。「要是每次有人碰著了意外，你的音樂隊就得停起來，你的一輩子也就够受了。我也是比你一樣的難過。我也是一樣的軟心腸的。」她的眼睛發狠了。她那釘着她的姊姊的神氣，就像是她們小時候打架的樣子。「你這樣的感情作用也救不活一個做工的酒鬼，」她軟軟的說。

『酒鬼！誰說他是酒醉！』老臘也發狠的對着玖思。『我馬上就進去告訴娘去，』她說，正像她從前每次鬧翻了說的話。

『請，我的乖，』玖思甜着口音說。

『娘呀，我可以到你的房裏嗎？』老臘手持着那大的玻璃門拳
兜。

『來吧，孩子。唉，什麼回事？怎麼的你臉上紅紅的？』薛太太從她的鏡台邊轉了過來。她正在試她的新帽子。

『娘，有一個人摔死了，』老臘開頭說。

『不是在我們的園裏？』她娘就打岔。

『不，不！』

『噯，你真是嚇了我一跳。』薛太太歎了口氣，放心了，拿下了她的大帽子，放在她的膝腿上。

『可是你聽我說，娘，』老臘說。她把這可怕的故事講了，氣都喘不過來。『當然，我們不能開茶會了不是，』她懇求的說。『音樂隊，什麼人都快到了。他們聽得到的，娘；他們差不多是緊隣！』

她娘的態度竟是同玖思方才一樣，老臘真駭然了！竟是更難受因為她看是好頑似的。她竟沒有把老臘認真。

『但是，我的好孩子，你得應用你的常識。這無非是偶然的，我們聽着了那回事。要是那邊有人生病了——我就不懂得他們擠在那些髒死的小窠兒裏，怎麼的活法——我們還不是一樣的開我們的茶會不是？』

老臘只好回答說『是的』，可是她心裏想這是全錯的。她在她娘的沙發椅上坐了下來，撻着那椅墊的繡邊。

『娘，這不是我們真的連一點慈悲心都沒有了嗎？』

『乖孩子！』薛太太站起身走過來了，拿着那帽子。老臘來不及攔阻，她已經把那帽子套在她的頭上。『我的孩子！』她娘說，『這帽子是你的。天生是你的。這帽子我帶太嫌年輕了，我從沒有見過你這樣的一張畫似的。你自己看看。』她就拿着手鏡要她看。

『可是，娘，』老臘又起了一個頭。她不能看她自己；她把身子轉了過去。

這一來薛太太可也忍不住了，就像方才玖思忍不住了一樣。

『你這也太離奇了，老臘，』她冷冷的說。『像他們那樣人家也不想我們犧牲什麼。況且像你這樣要什麼人都不樂意，也不見怎樣的發善心不是？』

『我不懂，』老臘說，她快快的走了出去，進了她自己的臥房。在那裡，很是無意的，她最先見着的，就是鏡子裏的一個可愛的姑

娘，戴着她那黑帽子金小花兒裝邊的，還有一條長的黑絲絨帶子。她從沒有想着過她能有這樣的好看。娘是對的嗎？她想。現在她竟是希望娘是對的。我不是太過分嗎？許是太過分了。就是一轉瞬間，她又見着了那可憐的婦人同她的小孩子，她男人的屍體拾到屋子裡去。但這都是模糊的，不真切的，像新聞紙上的圖畫似的。等茶會過了我再想着吧，她定主意了。這像是最妥當的辦法了……

中飯吃過一點半。兩點半的時候他們已經準備這場鬧了。穿綠褂子的音樂隊已經到了，在那網球場的基角兒上落坐了。

『我的乖！』開第，梅得倫嬌音的說，『可不是她們太像青蝦蟆？你們應該讓他們圍着那小池子蹲着，讓那領班的站在池中間一張花葉子上。』

老利也到了，一路招呼着進去換衣服了。一見着他，老臘又想起

那件禍事了。她要告訴他。如其老利也同其餘的見解一樣，這就不用說一定是不錯的了。她跟着他進了前廳。

「老利！」

「唉！」他已經是半扶梯，但是他轉身來見了老臘，他就鼓起了他的腮幫子，睜着大眼睛望着她。「我說，老臘！你叫我眼都看花了，」老利說，「多，多漂亮的帽子！」

老臘輕輕的說「真的嗎？」仰着頭對老利笑着，到底還是沒有告訴他。

不多一會見客人像水一般來了。音樂隊動手了，雇來的聽差忙着從屋子跑到篷帳裡去。隨你向那兒望，總有一對對的在緩緩的走着，彎着身子看花，打招呼，在草地上過去。客人們像是美麗的鳥雀兒，在這下半年天停在薛家的園子裏，順路到——那兒呢？啊，多快活呀，

碰着的全是快活人，握著手，貼着臉子，對着眼睛笑。

「老臘乖乖，你多美呀！」

「你的帽子多合式呀，孩子！」

「老臘，你樣子頂像西班牙美人，我從沒有見你這樣漂亮過。」

老臘抖擻着，也就軟軟的回答，「你喝了茶沒有？來點兒水吧；今天的果子冰倒真是別緻的。」她跑到她爹那裏去，求著他，「好爹爹，音樂隊讓他們喝點兒水吧？」

這圓滿的下午漸漸的成熟了，漸漸的衰謝了，漸漸的花瓣兒全閉着了。

「再沒有更滿意的園會……」「大，大成功……」「真要算是最，最……」

老臘幫着她娘說再會。她們一並肩的站在門口，一直等到完事。

「完了，完了，謝謝天，」薛太太說。「把他們全找來，老臘。我們去喝一點新鮮咖啡去。我累壞了。總算是很成功的。可是這些茶會，這些茶會！爲什麼你們一定不放過要開茶會！」他們全在走空了的篷帳裏坐了下來。

「來一塊麵包夾餅，爹爹。旗子是我寫的。」

「多謝。」薛先生咬了一口，那塊餅就不見了。他又吃了一塊。「我想你們沒有聽見今天出的駭人的亂子嗎？」

「我的乖，」薛太太說，舉着她的一支手，「我們聽見的。險一點把我們的茶會都弄糟了。老臘硬主張我們把會停了。」

「嗻，娘呀！」老臘不願意爲這件事再受嘲諷。

「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不是？」薛先生說。「那死的也成了家了。就住在這兒下去那個小巷子裏，他拋下了一個妻子，半打小孩，

他們說。」

很不自然的小靜了一會。太太的手弄着她的茶杯。實在爹不識趣了……

忽然她仰起頭來望着。桌子上滿是那些個麵包夾餅，蛋糕，奶餅油鬆，全沒有吃，回頭全是沒有用的。她想着了她的一個妙主意。

「我知道了，」她說。「我們裝起一個籃子來吧。我們拿點兒這完全沒有動的上好點心，給那可憐的女人吧。隨便怎麼樣，她的小孩們總有了一頓大大的食品，你們說對不對？並且她總有隣舍人等出進進的。不勞她費心這全是現成的，可不是個好主意？」

「老臘！」說着她跳了起來，「把那樓梯邊櫃子裏的那大竹籃子拿來。」

「但是，娘，你難道真以為這是個好主意嗎？」老臘說。

又是一次，多奇怪，她的見解與旁人不同了。拿她們茶會餘下的滓子去給人家。那可憐的婦人真的就會樂意嗎？

「當然啫！今天你怎麼的？方才不多一會兒，你抱怨着人家不發慈悲，可是現在——」

「喂，好的！老臘跑去把籃子拿來了。裝滿了，堆滿了，她娘自己動手的。」

「你自己拿了去，乖乖，」她說，「你就是這樣去好了。不，等一等，也帶一點大紅花去。他們那一等人頂喜歡這大花兒的。」

「小心那花梗子毀了她的新花邊衣，」講究實際的玖思說。

「真會的。還好，來得及。」那你就拿這竹籃子吧。喂，老臘！」

她娘跟她出了蓬帳——「隨便怎樣你可不要——」

「什麼；娘？」

不，這種意思還是不裝進孩子的腦袋裏去好！「沒有事！你跑吧！」

老臘關上園門的時候，天已經快黃昏了。一隻大狗像一個黑影子似的跑過。這道兒白白的亮着，望下去那塊凹地裏暗沈沈的就是那些小屋子。

過了那半天的熱鬧這時候多靜呀。她現在獨自的走下那斜坡去，到一個地方，那裏說是有個男子死了，她可是有點兒想不清似的。爲什麼她想不清？她停步了一會兒。她的內部像滿蒙着親吻呀，種種的口音呀，杯匙丁當的響聲呀，笑呀，壓平的青草味呀，塞得滿滿的。她再沒有餘地，放別的東西。多怪呀！她仰起頭望着蒼白的天，她心裏想着的就是「對呀；這真是頂滿意的茶會。」

現在那條大路已經走過了。已經近了那小巷，煙沈沈的黑沈沈

的。

披着圍巾的女人，戴着粗便帽的男人匆忙的走着。有的男人靠在木棚子上；小孩子們在門前玩着。一陣低低的嗡嗡的聲響，從那卑污的小屋子裏出來。有的屋子裏有一星的燈亮，一個黑影子，螃蟹似的，在窗子裏移動着。老臘低着了頭快快的走。她現在到抱怨沒有裹上一件外衣出來。她的上衣閃得多亮呀！還有那黑絲絨飄帶的大帽子——換一頂帽子多好！人家不是望着她嗎？他們一定在望着她。這一來來錯了；她早知道錯了。她現在再回去怎麼樣呢？

不，太遲了。這就是那家人家。一定是的，暗暗的一堆人站在外面。門邊一張椅子裏坐着一個很老的老婆子，手裏拿着一根拐杖，她在看熱鬧，她的一雙腳踏在一張報紙上。老臘一走近人聲就停了。這一羣人也散了。倒像是他們知道她要到這兒來的似的，像是他們在等着

她哪。

老臘異常的不自在。顛着她肩上的絲絨帶子，她問一個站在旁邊的婦人，「這是司考脫夫人的家嗎？」那個婦人，古怪的笑着，回說，「這是的，小姑娘。」

噯，這情形躲得了多好！她上前他們門前的走道，伸手敲門的時候，她真的說了，「幫助我，上帝。」只要躲得了他們那彈出的眼睛，這是有什麼法子把自己裹了起來，裹在一個團肩裏都好。我放下了這籃子就走，她打定了主意。我連空籃子都不等了。

那門開了。一個穿黑的小女人在暗冥裏替她開着門。

老臘說，「你是司考脫夫人嗎？」但是那女人的答話嚇了老臘一跳，「請進來吧，小姐，」她讓她闖進在門裏了。

「不，」老臘說「我不進來了。我就要放下這籃子。娘叫我送

來——」

在黑沈沈的夾道兒裏的小女人像是沒有聽着似的。「走這兒，請，小姐，」她軟媚的口音說，老臘跟了進去。

她進了一間破爛的，又低又窄的廚房，檯上一盞冒烟的油燈。竈火的前面有一個婦人坐着。

「哀姆，」引她進去的那個小個兒說。「哀姆，是個小姑娘。」她轉身對着老臘。她有味味的說，「我是她的妹子，小姐。您得原諒她不是？」

「嘎，可是當然！」老臘說。「請，請不要打攪她。我——我只要放下——」

但是這時候坐在竈火前的婦人轉了過來。她的臉子，腫脹着，紅紅的，紅腫的眼，紅腫的口唇，看得可怕。她看是摸不清爲什麼老臘

在那兒。這算什麼的意思？爲什麼一個外客拿着一個籃子站在她的廚房裏？這是什麼回事？她那可憐的臉子又是緊緊的繃了起來。

「我有數，」還有那個說。「我會謝小姑娘的。」

她又說了，「您得原諒她，小姐，我想你一定，」她的臉子，也是腫腫的，想來一個討好的笑容。

老臘只求馬上出得去，馬上走開。她已經回上了那條板弄。那門開了。她一直走過去，走進那間臥房，那死人就攤在那裏。

「您得看看他不是？」哀姆的妹子說，她匆匆的跑上前去到那床邊，「不要怕，我的姑娘，」——現在她的口音變了很愛惜，很機敏似的，她愛憐地把死人身上的被單拉下了，——他像一幅畫。什麼怪相也沒有。過來，我的乖。」

老臘過來了。

一個年輕的人躺在那裏，深深的睡着——睡這樣的着，這樣的深，他看是離他們倆遠着哪。嘎，這樣隔着遠遠的，這樣的平靜。他在做夢，從此不要驚醒他了。他的頭深深的落在枕頭上，他的眼緊閉着，眼睛在緊閉了的眼睛子裏是盲的了。他全交給他的夢了。什麼園會呀，竹籃子呀，花邊衣呀，與他有什麼相干。他離開那些個事情遠着哪。他是神奇的，美麗的了。一面他們在那裏歡笑，一面音樂隊在那裏奏樂，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到了這條小巷裏。快活……快活……什麼都好了，睡着的臉子在說。這正是該的。我是滿足了。

但是我總得哭一哭，她要出這屋子總得對他說幾句話。老臘響響的孩子似的哭了一聲。

「饒恕我的帽子，」她說。

這時候她也不等哀姆的妹子了。她自己走出了門，下了走道，經

過那些黑沈沈的人們。在那巷子的轉角上她碰着了老利。

他從黑蔭裏走了出來。「是你嗎，老臘？」

「是我。」

「娘著急了，沒有什麼嗎？」

「是，很好。嘎，老利！」她挽住他的臂膀，緊緊的靠著他。

「我說，你沒有哭不是？」她的兄弟問。

老臘搖着她的頭。她是哭着哩。

老利拿手圍着她的肩膀。「不要哭，」他那親熱的，愛憐的口音

說。「那邊難受不是？」

「不，」老臘悲哽的說。「這太不可思議了，但是，老利——」

她停頓了，她望著她的兄弟。「生命是不是，」他打頓的說，「生命是不是——」但是生命是什麼她說不上。不碍。他很懂得。

『可不是，乖乖？』老利說。

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時譯完。

毒藥

郵差來得狠遲。我們飯後散步回來了都還沒有到。

『還沒有哪，太太，』安娜唱著，匆匆的跑回去燒菜了。

我們把我們的紙包帶進了飯廳。桌子擺好了。每回我看着這兩個人的餐具——就只兩個人的——來得這整齊，合式，再沒有第三者的地位，我就覺得一陣古怪的飛快的寒噤彷彿是叫那銀色電光滿在白桌布上，亮玻璃杯上，裝澤蘭花的淺瓷盤上耀動的打着了似的。

『咒那老信差！什麼回事還不來他的？』阿梨說。『把東西放下了，親親。』

『你要我往那兒放……？』

她抬起她的頭；笑她那甜甜的逗人的笑。

「隨便那兒——蠢。」

可是我心上頂明白我決不能隨便放，我寧可抱着那肥矮的蜜酒瓶
子糖果包兒成月成年的站着，決不能招她愛整齊的細心受一點點的煩
膩。

「這兒——交給我吧。」她接了過去連着她的長手套一小籃的乾
果望桌上一擲。『飯桌子。短篇小說誰——誰寫的——？』她拉着我的臂
膀。「我們到涼台上去。」——我覺着她震震的。「Ca Sent」，她輕輕
的說，「de la Cuisine...」（這兒聞着廚房的味兒。）

我新近留心——我們到南邊來有兩個月了——她每回要講到喫
食，或是天氣，或是鬧着玩給我說親熱話，她就說法文。

我們墩在天棚底下的欄干上。阿梨靠着往下望——直沿着那仙人
掌鑲邊的白道兒望。她那耳朵的美，就那耳，美得叫你詫異，我真可

以一邊看了它轉過頭去對着底下那一片閃光的海水楞着說：『你知道——她的耳！她那一雙耳簡直是頂……』

她穿一身白的，脖子上套着一串珠子，腰帶上插着一把鈴蘭。她左手的第三個手指上戴一隻珠戒——沒有結婚戒。

『爲什麼我用着戴，Mon ami？我們爲什麼要充？誰在乎來？』這我當然同意，雖則就私心深處說，我才叫願意在一個大大的體面的教堂裏站在她的一邊，背後滿擠着人，一個多老多威嚴的老牧師當差，聽那當初「樂園裏的聲音」，旁邊晃着棕櫚葉子，滿聞着香味，教堂外面鋪着紅地毯，還有什麼喜糕，香檳，一隻緞鞋預備望彩車後背擲的——要是我能把一個結婚戒滑上她的手指。

也不爲我希望這套討人厭的鋪張，可是我覺得這一來或許可以減少些這『絕對自由』怪味兒的感覺，我意思是她的絕對自由，當然。

暈天！什麼刑罰這幸福是——什麼痛苦，我望着這莊子看，看我們
睡房的窗子頂神秘的在綠色稻草編的窗簾背後躲着。她會不會得在那
綠光裏移動着，笑着她那奧妙的笑，她那懶洋洋亮晶晶專對我的笑？
她的手臂鉤住了我的脖子；那一隻手軟軟的，駭人的，掠着我的頭
髮。

「你是誰呀？」她是誰呀？她是——「女人」。

：在春天第一個暖和的晚上，燈光像珍珠似的在紫丁香的空氣裏
透亮着，小聲音在花鮮鮮的園裏低咕着，在那裏茜紗長簾籠着的高屋
裏唱着的就是她。那晚在月光下坐車進那外國城子，落在街旁窗扉上
閃盪的金光裏的是她的影子。上燈的時候，在新來的靜定裏走進你的
門的是她的脚步。回頭，摩托車掃着過去的時候，她直瞅着深秋的黃
昏，臉白白的，脖子上圍着皮……

簡單說，那時候我二十四。當她仰面躺着，珠項鍊兜着她的下巴，歎一口氣說，『我渴了，親愛的。給我一個橘子。』我真情情願願的往水裏跳到大鰐魚牙縫裏去拼一個橘子回來——要是鰐魚口裏有橘子的話。

『我要是有兩隻毛毛的小翅，
是一隻毛毛的小雀……』

阿梨唱着。

我抓住她的手。『你不會飛跑的？』

『不遠兒。頂遠到那條道兒的盡頭。』

『幹什麼要上那兒去？』

她背詩了：『他不來，她說……』

『誰？那笨遲的老郵差？可是你沒有望着信。』

『不，可是這叫人着急還不是一樣。阿！』忽的她發笑了，緊靠着我。『那兒就是他——像一隻藍色的硬壳蟲。』

我們倆臉湊得緊緊的，望着那藍蟲子慢慢的爬上來。

『親愛的，』阿梨低喘着。那字音像是在空氣裏耽着不散，震震的像是琴絃上發出來的一個音符。

『怎麼了？』

『我不知道，』她軟軟的笑着。『一陣波浪——一陣情愛的波浪，我猜是。』

我伸手圈住了她。『那你想飛跑了？』

她快快的幽幽的說：『不！不！有什麼我都不。真的不。我愛這個地方。我愛在這兒耽着。我成年的住下去都能，我信。我從沒有過像這兩個月快活的時光，你又待我這樣好，親愛的，沒一點不如我的

意。

這來真是極樂——聽她說這樣話真是難得，從不曾有過的，我得把它笑開了去。

「別這！你說話倒像是要分離告別似的。」

「喔，胡說，胡說。再不要你隨便說話——說笑也不許！」她的一隻小手溜進了我的白外褂，抓住了我的肩膀。「你這一响樂了不是？」

「樂？樂？喔，天——要是你知道我這忽兒的心裏……樂！我這奇怪！我這快活！」

我離開了欄杆，抱住了她，把她舉在我的懷裏。她懸空着，我把我的臉緊偎着她的胸膛低聲說：「你是我的？」

自從認識她以後，我直着急了這幾個月，也算上那一個什麼——

可不是——登仙的一個月，這回她回答我的話我才第一次完全的相信了：

「是，我是你的。」

門開的聲響連着信差上石子路的地步，分開了我們。一陣子我覺得發眩。我就站在那裏微微的笑，自己覺得怪笨相的。阿梨向着放藤椅子一邊走了過去。

「你去——去拿信，」她說。

我——嘿——我簡直晃了開去。可是我已經太遲了。安娜跑了來。「沒有信，」她說。

我衝着她遞報紙給我露出了粗心的笑容準叫她覺着詫異。我快活得什麼似的。我把報紙往空中一丟口裏唱着：

「沒有信，乖乖！」我走近我這心愛的女人騎着的一張長椅子

邊。

一陣子她沒有回話。直到她拉開報紙包皮的時候才慢慢的說：
『忘了這世界，叫這世界給忘了。』

有好多爲難的當兒只要一支煙捲就過得去。它還不止是一個同伴哪；它是一個秘密的，頂合式的小朋友，他這事情全懂得，完全懂得。你抽的時候你望着它——笑或是板臉，看情景起；你深深的吸一口，又慢慢的把那口烟吐了出來。這正是這樣一個當兒。我走近那顆橡果樹去，深深的吸那香味。我又走了回來，靠着她的肩膀。可是一陣子她就把手裏的報紙望石板上一擲。

『什麼都沒有，』她說。『沒有事。就有一個什麼毒藥案子。一個男人說是謀殺了他的太太，誰知他是不是，每天有兩萬人壅在法庭裏聽審，審過了一次就有兩百萬字電報滿天飛報告新聞。』

「蠢世界！」我說，往一張椅上栽了下去。我心想忘了這報紙，再回到方才信差沒上門以前的情形，可是不怎麼露痕跡的，當然。但是從她那回話的聲音我就知道那時候目前是回不來了。不礙事。我甘願等着——整五百年都行——反正我現在有拿把了。

「也不怎麼蠢，」阿梨說。「再說這也不能完全是那兩萬人方面病理的好奇。」

「是什麼呢，乖？」天知道我管他是什麼。

「有罪！」她叫着說。「有罪！你明白不明白那個？他們着了迷似的正像是生病人聽着了什麼關連他們自己病症的消息。囚箱裏站着的那個許是夠清白的，是在法庭裏的羣衆幾乎全是下毒的人。難道你從沒有想着過，」——她一興奮臉色變白了——「這每天有多少毒害的情形？難得有幾個結婚的夫婦能保得住不彼此毒害——夫妻們，情人

們。喔，」，她叫着，「多少杯茶，多少鍾酒，多少杯咖啡，全是沾了毒的。單說我自己就有幾多，拿在手裏喝，心裏明白或是不明白——衝着這險。世上還有好多夫妻，」——她發笑了——「沒有摧的緣故，就爲彼此害怕不敢給那致命的一服。那一服得要你够狠心！可是遲早總免不了。那藥一次下了以後你再也不用想往回走。那就是結局的開端，真的，你信不信？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她沒等我回話。她拆下了她帶上的鈴蘭花，騎了下去，拿花在她的眼前晃着。

「我的兩個男人都毒了我」阿梨說。

「我第一個丈夫差不多一結婚就給了我大大的一服，可是我那第二個倒也算是一個美術家。就給一點點兒，隔了一時再給一點點兒，又是頂聰明的，一點也不漏痕跡——喔，真聰明！直到一個早上

我醒來的時候才明白我渾身直通到手指腳趾尖上，沒一個細胞裏不舍着稀小的一點。我就剛夠有時候……」

我就恨她這樣坦然的提起她的丈夫，尤其是今天。那叫人難受。我正要說話，她悲聲的叫了出來：

「爲什麼？爲什麼這事情得輪着我身上？我做了什麼來了？爲什麼我這輩子就叫人說挑出來……那不是串通了害人來了。」

我就對她說那是因爲這世界太壞，她太好了——太精，太美，這世界就不容。我插了一個小笑話：

「可是我沒有成心來害你。」

阿梨來了一個古怪的小笑，口咬着一條花梗子。

「你？」她說。「你害不了一個蒼蠅！」

怪。那話倒反刺人。頂難過的。

這當兒安娜給我們拿了飯前開胃酒來。阿梨靠出身子去從盤上拿了一杯遞給我。我注意到我叫的她那珠手指上的珠子的閃亮。她說那話那能叫我不難受？

『你，』我說，拿起酒杯，『你從沒有毒過誰。』

那話給了我一個意思；我想說明白它。『你——你剛做的反面。叫什麼呢？像你這樣人，非但不毒人，反而給他們裝上——不論誰，信差，替我們趕車的，划船的，賣花的，我——給他們裝上新生命，布施她自己的光彩，她的美，她的——』

夢遲遲的她微笑着；夢遲遲她望着我。

『你想着什麼來了——我的可愛的乖乖？』

『我正想着』，她說，『飯後不知道你去不去郵局取下午信。你不介意嗎，親愛的？我並不是等信——可是——我正想着，也許——』

要是有信心不去取可不是傻。對不對？要不然等到明天多傻。」她是看她手指間的玻璃盃梗子。她的美麗的頭往下注着，但我舉起了我的盃，喝了，實在是啜着——慢慢的啜着，成心的，眼瞞着那暗蓬蓬的頭，心想着——信差，藍蟲子們，告別的話那並不是告別的話，還有——

老天爺！是幻想嗎？不，那不是幻想。那酒嘗着冷，苦味，怪。

巴克媽媽的行狀

巴克媽媽是替一個獨身的文學家收拾屋子的。一天早上那文學家替她開門的時候，他問起巴克媽媽的小外孫兒。巴克媽媽站在那間昏暗的小外房的門簾子上，伸出手去幫着他關了門，再答話。『我們昨天把他埋了，先生，』她靜靜的說。

『啊啊！我聽着難過，』那文學家驚訝的說。他正在吃他的早飯。他穿着一件破爛的便袍，一張爛破的報紙，拿在一隻手裏。但是他覺得不好意思。要不再說一兩句話，他不好意思走回他的暖和的「起坐間」去——總得再有一兩句話。他想起了他們一班人下葬是看得很重的，他就和善的說，『我料想下葬辦得好好兒的。』

『怎麼說呢，先生？』老巴克媽媽噁着嗓子說。

可憐的老婆子！她看得怪寒愴的。「我猜想你們下葬辦得——辦得很妥當吧，」他說。巴克媽媽沒有答話。她低着頭，蹣跚着走到廚間裏去了，手裏抓緊着他的老舊的魚袋，那袋裏放着她的收拾的傢伙，一條廚裙，一雙軟皮鞋。文學家挺了挺他的眉毛，走回他的房裏吃早飯去了。

「太難受了，想是，」他高聲的說着，伸手去撈了一塊橘醬。

巴克媽媽從她帽子裏拔出了兩枝長簪，把帽子掛在門背後。她也解開了她破舊的短外衣的衣扣，也掛上了。她捆上了她的廚裙，坐下來脫她的皮靴。脫皮靴或是穿皮靴是她一件苦楚的事，但是她吃這苦楚也有好幾年了。其實，她真是吃慣這苦的，每次她連靴帶都不曾解散，她的臉子早已拉得長長的，扭得彎彎的，準備那一陣的抽痛。換好了鞋，她歎了口氣坐了下去，輕輕的撫摩她的膝部……

「奶奶！奶奶！」她的小孫兒穿着有扣的小皮褲站着她的衣兜上。他方才從街裏頑過了進來的。

「看，孩子，你把你的奶奶的裙子踹得像個什麼樣子！你頑皮的孩子！」

但是他把一雙小手臂抱着她的頭項，把他的小臉子緊緊的貼着她的。

「奶奶，給我一個銅子！」他討好的說。

「去你的，孩子；奶奶沒有銅子。」

「你有的。」

「不，我沒有。」

她已經伸手去摸她的破舊的，壓壞的，黑皮的錢包。

「可是孩子你又有什麼東西給你的奶奶呢？」他給了一個怕羞的

小小的笑靨，小臉子擺得更緊了。她覺得他的眼睫毛在她的腮邊跳動着。『我沒有什麼東西，』他喃喃的說……

老婦人跳了起來，伸手從汽油爐上拿下了鐵水壺，走到廢物槽邊盛水去。開水壺裏的沸響好像呆鈍了她的心痛似的。她又裝滿了提桶和洗器盆的水。

沒有一本整本的書，也描寫不了那廚房的情形。每星期除了星期日那文學家『總算』是自己收拾的。他把用過的茶葉儘朝儘晚的倒在一個梅醬瓶裏，那是放着專爲倒茶葉用的，要是他用完了乾淨的叉子，就在拉得動的擦手布上筮了一個兩個暫時使用。除此以外，他對他的朋友說，他的『系統』是很簡單的，他總不懂人家管家就有那麼多的麻煩。

『你把你所有的傢具全使髒了，每星期叫一個老婆子來替你收拾

不就先完？」

結果是把廚房弄成了一個巨大的垃圾桶。連地板上滿是麵包皮屑，信封，烟捲蒂頭。但是巴克媽媽倒不怨他。她看這年輕的先生沒有人看着他，怪可憐的。從那煙煤熏黑了的窗子望出去只看見一大片慘淡的天，有時天上起了雲，那些雲也看得像用舊了，老繹了似的，邊上擦爛了的，中間有的是破洞，或是用過了茶葉似的暗點子。

一面壺裏的水在蒸汽，巴克媽媽拿了帚子掃地。「是的，」她心裏想，帚子在地板上碰着，「管他長的短的，我總算有了我的份兒了。我只是勞苦了一輩子。」

就是隣居們也是這麼的說她。好幾回她拿着她的舊魚袋，蹣跚着走回家的時候，她聽他們站在路的轉角兒上，或是靠在他們門外的鐵欄子上，在說着她，「她真是勞苦了一輩子，巴克媽媽真是勞苦了一

輩子。」這話真是實在的情形，所以巴克媽媽聽了也沒有什麼得意。好比你說她是住在二十七號屋子的地層的後背，一樣的不稀奇。勞苦了一輩子！……

十六歲那年她離了斯德辣脫福特，到倫敦做人家廚下帮忙的。是呀，她是生長在阿房河上的斯德辣脫福德的。莎士比亞，先生你問誰呀？不，人家常在問着她莎士比亞這樣那樣的。但是她却從沒有聽見過他的名字，直到他後來見了戲館外面的招貼。

她的本鄉她什麼都記不得了，除了『黃昏時候坐在家裏火爐邊從煙筒裏望得見天上的明星，』還有『娘總有一長條的鹹肉掛在天花板上的。』還有一點什麼——一個草堆兒，有的是——在家門口兒，草香味兒頂好聞的。但是那草堆兒也記不清了。就是有一兩次生了病睡在病院裏的時候，她記起了那門前的草堆兒。

她第一次做工的人家，是一個很凶的地方，他們從不准她出門。她也從不上樓去，除了早上與晚上的禱告。那地層倒是很整齊的。廚娘待她也很凶。她常搶她沒有看過的家信，擲在火竈裏燬了，因為怪她看了信總是做夢似的想心事……還有那些蟑螂！你許不信——她沒有到倫敦之前，從沒有見過一個黑偷油婆兒。每次講到這兒巴克媽媽總是自己要笑的，好像是……從沒有見過一個黑偷油婆兒！得了！這不是比如說你從沒有見過你自個兒的脚，一樣的可笑。

後來這家人家把房子賣了，她又到一個醫生家裏去『帮忙』，在那裏做了兩年早上忙到晚上的工以後，她就和她的男人結婚。他是一個麵包師。

『他是做麪包的，巴克太太！』那文學家就說。因為有時候他也暫時放下他的書本，留心來聽她的講話，講她的——生平。『嫁一個

麵包師准是頂有意思的！」

巴克太太的神氣沒有他那樣的有把握。

「這樣潔淨的生意，」文學家說。

巴克太太還是不大相信。

「你不願意把新鮮做出來的整塊的麵包，遞給你們的主雇嗎？」

「可是，先生，」巴克媽媽說，「我老在地層裏，不大上樓到店裏去。我們總共有十三個小孩，七個已經埋了。我們的家要不是醫院，就是病院，對不對呢？」

「真的是，巴克太太！」文學家說着，聳着肩膀，又把筆拿在手裏了。

是的，七個已經去了，贖下的六個還不會長大，她的丈夫得了肺病，那是麵粉入肺，那時醫生告訴她……她的丈夫坐在床裏，襯衫從

後背翻上頭，醫生的指頭在他的背上畫了一個圓圈。

『我說，要是我們把他從這裏打開，巴克太太，』那醫生說，『你就看得見他的肺讓白麵粉打了一個大洞。呼氣試試，我的好朋友！』這兒巴克太太說不清是她親眼見的或是她的幻想，她見她可憐的丈夫口唇一開就有風車似的一陣白灰冒了出來。……

但是她還得奮鬥着養大她的六個小孩子，還得奮鬥着自個兒過自個兒的活，可怕的奮鬥！後來，等到那羣孩子稍爲長大一點可以上學堂去了，她丈夫的姊妹來伴他們住着幫一點子忙，可是她住不滿兩個月，她就從樓梯上閃了下來，傷了她的背梁。那五年內巴克媽媽又有了一個孩子——又是一個哭哭啼啼的！——她還得自個兒喂奶。後來瑪蒂那孩子沒有走正道兒，連着她妹子阿麗司都帶壞了；兩個男孩子上了外洋，小傑姆到印度當兵去，最小的安粟嫁了一個一事無成的小

堂信，來義生的那年他生爛瘡死了。現在小來義我的小外孫兒……

一堆堆的髒杯子，髒盤子，都已洗過，擦乾了。墨水似的黑的刀子，先用一片白薯很勁的擦，再用軟木，才擦得乾淨。桌子已經擦淨，食器架與那水槽子一根根沙田魚的尾巴在泳着……

那孩子從小就不強健——從小就是的。他長得怯怯的人家看了都當是女孩子。銀白的好看的髮鬚兒他有，小籃眼兒，鼻子的一邊有寶石似的一個小斑點兒。養大那孩子，她與她女兒安粟費的勁兒！報上有什麼，她們就買了讓他讀！每星期日的早上安粟高聲的念報，一面巴克媽媽洗她的衣服。

『好先生，——我就寫一行字讓你知道我的小孩梅的兒差不多已經死了……用了你的藥四瓶……在九星期內長了八磅的重，現在還在繼續的加重哪。』

念了這類的藥廣告，架子上盛着墨水的雞蛋盃就拿了下來，買藥的信也寫成了，明天早上媽媽去做工的時候乘便就到郵局裏去買了一張郵匯單。但是還是沒有用。什麼法子都不能叫小來義加重。就是帶了他到慘淡的墓園去，他的小臉子上也比不出一點活潑的顏色，是那青白的；就是抱了他去坐街車好好的震他一次，回家來他的胃口還是不成。

但是他是奶奶的孩子，原先就是的……

「你是誰的孩子呀？」巴克媽媽說着，伸着腰，從爐竈邊走到煙煤薰黑的窗邊去了。一個小孩的口音，又親熱，又密切，媽媽幾乎氣都喘不過來——那小口音好像就在她的胸口，在她的心裏——笑了出來，喊說，「我是奶奶的孩子！」

正在那個時候來了一陣脚步聲，文學家已經穿了衣服預備出門散

步去。

「巴克太太，我出去了。」

「是您哪，先生。」

「你的「二先令六」我放在墨水架的小盤上。」

「費心您哪，先生。」

「啊，我到想起了，巴克太太，」文學家急促的說，「上次你在這兒的時候有些可可你沒有擲了嗎？」

「沒有，先生。」

「很怪，明明的有一調羹的可可賸在鐵筒子裏的，賭咒都成。」他轉身走了。他又回頭說，和緩的，堅定的，「以後你要擲了什麼東西，請你告訴我一聲，好不好，巴克太太？」他走了開去，很得意的神氣，他自以為他已經讓巴克太太明白，別看他樣子不精明。他同女

太太們一樣的細心哪。

碰的一聲門關上了。她拿了她的刷子，揩抹布，到臥房裏去收拾，但是她在鋪床的時候，拉直着，摺攏着，輕拍着，她還是忘不了她的小外孫兒，她想着真難受。爲什麼他要那樣的受罪？她總是想不通。爲什麼一個好好的安琪兒似的小孩，會得連喘氣都得同人要，用得着吃那樣的大苦。要一個小孩子遭那樣的大罪，她看得真沒有意思。

……來義的小胸膛發出一種聲響，像是水在壺滾沸似的。有一大塊的東西老是在他的胸膛裏泛泡似的，他怎麼也擺脫不了。他一咳嗽，汗就在他的頭上鑽了出來；他的眼也脹大了，手也震着，他胸口裏的一大塊就在那裏泛泡，像一個白薯在鍋子裏亂滾似的。這還不算什麼，最難受的是他有時也不咳嗽，他就是背着枕頭坐着，不說話也

不答話，有時竟是連話都聽不見似的。他就是坐着，滿面的不痛快。

「這可不是你的可憐的老奶奶的不好，我的乖乖。」老巴克媽媽說，在他漲紫了的小耳朵邊輕掠着他汗濕了的頭髮。但是來義搖着他的頭，避開了去，看得像是和她很過不去似的——臉子還是沉沉的。他低着他的頭，斜着眼睛望着她，像是他不能相信這是他的奶奶似的。

但是到了末了……巴克媽媽把壓床被甩着，鋪過床去。不，她簡直的想都不能想。

這真是太難了——她一生的命實在是太苦了。她一直忍耐到今天，她，她還得自己顧管自己，也從沒有人見她哭過。誰都沒有見過，就是她自己的孩子也從沒有見過她倒下來。可是現在！來義完了——她還有什麼？她什麼都完了。她過了一輩子就是淘成了一個他，現在他也沒有了。爲什麼這些個兒事情全碰着我？她倒要問。「我做了什麼

事？」老媽媽說，「我做了什麼事？」

她一頭說着話，她手裏的刷子吊了下去。她已經在廚間裏。她心裏難受的可怕，她就針上了她的帽子，穿上了外衣，走出了那屋子，像在夢裏似的。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在幹什麼。她像是一個人讓什麼可怕的事嚇瘋了轉身就跑似的——那兒都好，只要走開了就像是逃出了……

那時街上很冷，風來像冰似的，來往的人快步的走着，很快；男人走着像剪子；女人像貓。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管。就使她倒了下來就便隔了這麼多的年份，到底她哭了出來，她着落在那兒呢——拘留所，也許的。

但是她一想着哭，就像小來義跳上了他奶奶的臂膀似的。阿，她就想哭，小囡囡。奶奶要哭。祇要她現在哭得出，一場痛痛快快的大

哭，什麼都該得哭，一直從她初次做工的地方與那兇惡的廚孃哭起，哭過去哭到第二次做工的那醫生家裏，再哭那七個早死的小的，再哭她丈夫的死，再哭她走散了的孩子們，再哭以後苦惱的日子，一直哭到小外孫兒來義。但是要認真的什麼都得哭，一件件的哭，就得多大的工夫。還是一樣，哭的時候已經到了。她總得哭一場。她再不能放著等；她再不能等了……她能上那兒去呢？

『她是勞苦了一生的，巴克太太。』是的，勞苦了一生，真是！她的腮子顫動起來了；要去就得去了。但是那兒呢？那兒呢？

她不能回家；安粟在那兒。她準把安粟的命都嚇跑了。她不能隨便選一個路樁坐着哭；人家準會過來盤問她。她又不能回到她那先生的屋子去；她不能在旁人的家裏放着嗓子號哭。要是她坐在露天的階沿石級上，就有警察過來對她說話。

啊，難道真是連一個可以自個兒躲起來隨她愛耽多久，不麻煩人家，也沒有人來『別扭』她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嗎？難道真是在這世界上就沒有她可以盡性的哭他一個痛快的地方了嗎——到底？

巴克媽媽站定了，向天望望，向地望望：冰冷的風吹着她的廚裙，捲成了一個氣球。現在天又下雨了。還是沒有地方去。

一杯茶

費薔媚並不怎樣的美。不，你不會得叫她美。好看？嚙是的，要是你把她分開來看……可是爲什麼要擊一個好好的人分開來看，這不太慘了嗎？她年紀是輕的，夠漂亮，十分的時新，穿衣服講究極了的，專念最新出的新書博學極了的，上她家去的是一羣趣極了的雜湊，社會上頂重要的人物以及……藝術家——怪東西，她自己的「發見」，有幾個怕得死人的，可也有看得過好玩的。

薔媚結婚二年了。她有一個蜜甜的孩子，男的。不，不是彼得——叫密侖兒。她的丈夫簡直是愛透了她的。他們家有錢，真的有錢，不是就只够舒服過去一類，那聽着寒愴，悶勁兒的，像是提起誰家的祖老太爺祖老太太。他們可不，薔媚要什麼東西，她就到巴黎去買，

不比你我就知道到彭德街去。她要買花的話，她那車就在黎錦街上那家上等花舖子門前停住了，薔媚走進舖子去扁着她那眼，帶一洋味兒」的看法，口裏說：『我要那些那些。那個給我四把。那一瓶子的玫瑰全要。噫，那瓶子也讓我帶了去吧。不，不要丁香。我恨丁香。那花不是樣兒。』舖子裏的夥計彎着身子，拏丁香另放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倒像她那話正說對了似的，丁香是真不是樣兒。『給我那一球矮個兒的黃水仙。那紅的白的也拿着。』她走出舖子上車去的時候，就有一個瘦小的女孩子一顛一顛的跟在背後，抱着一個多大的白紙包的花，像是一個孩子裹在長抱裙裏似的……

一個冬天的下午她在寇崇街上一家古董舖裏買東西。她喜歡那舖子。他那兒先就清靜，不提別的，你去往往可以獨占，再兼那舖子裏的掌櫃，也不知怎麼的，就愛伺候她。她一進門兒，他不提有多快

活。他抱緊了他自個兒的手；他感激得話都說不出來。恭維，當然。可還是的，這鋪子有意思……

『你明白，太太，』他總是用他那恭敬的低音調講話，『我寶貴我的東西。我寧可留着不賣的，於其賣給不識貨的主顧，他們沒有那細心，最難得的……』

一邊深深的呼着氣，他手裏拿一小方塊的藍絲絨給展開了，放在玻璃櫃上，用他那沒血色的指尖兒按着。

今天的是一隻小盒子。他替她留着的。他誰都沒有給看過的。一隻精緻的小法瑯盒兒，那釉光真不錯，看得就像是在奶酪裏焙成的。那蓋上膨蓋一個小人兒站在一株開花的樹底下，還有一個更小的小人兒還伸着她那一雙手攬着他哪。她的帽子，就够小綉球花的花瓣兒大，掛在一個樹枝上；還有綠的飄帶。半天裏還有一朵粉紅的雲彩在

他們的頭頂浮着，像一個探消息的天使。薔媚把她自己的手從她那長手套裏探了出來。她每回看這類東西總是褪了手套的。噫，她很喜歡這個。她愛它；它是個小寶貝。她一定得留了它。她拿那奶光的盒兒翻覆的看，打開了又給關上，她不由的注意到她自個兒的一雙手，襯着櫃上那塊藍絲絨，不堤够多好看。那掌櫃的，在他心裏那一個不透亮的地基兒，也許竟敢容留同樣的感想。因為他手擎着一管鉛筆，身子靠在玻璃櫃上，他那白得沒血色的手指兒心虛虛的向着她那玫瑰色發艷光的爬着，一邊他喃喃的說着話：『太太你要是許我點給你看，那小人兒的上身衣上還刻着花哪。』

『有意思！』薔媚喜歡那些花。這要多少錢呢？有一响掌櫃的像是沒有聽見。這回她聽得他低聲的說了。『二十八個金幾尼，太太。』

『二十八個幾尼。』薔媚沒有給回音。她放下了那小盒兒；她扣

上了她的手套。二十八個幾尼。就有錢也不能……她楞著了。她一眼
瞟著了一把肥肥的水壺，像一隻肥肥的母雞毆在那掌櫃的頭上似的，
她答話的口音還有點兒迷糊的：『好吧，替我留着——行不行？我想
……』

但是那掌櫃的已經鞠過躬，表示遵命，意思彷彿是替她留着是他
唯一的使命。他願意，當然，永遠替她留着。

那扇謹慎的門咄的關上了。她站在門外的台階上，看着這冬天的
下午。正下着雨，下雨天就跟着昏，黑夜的影子像灰沙似的在半空裏
灑下來。空氣裏有一股冷的澀的味兒，新亮上的街燈看著淒慘。對街
屋子裏的燈光也是這陰瑟瑟的。它們闌闌的亮着像是惆悵什麼。街上
人匆匆的來往，全躲在他們可恨的傘子底下。薔媚覺着一陣子古怪的
心沈。她擎手筒窩緊了她的胸口；她心想要有那小盒子一起窩着多

好。那車當然在那兒。邊街就是的。可是她還耽着不動。做人有時候的情景真叫你驚心，就這從屋子裏探身出來看着外邊的世界，那兒都是愁，夠多難受。你可不能因此就讓打失了興致，你應當跑回家去，吃他一頓特別預備的茶點。但她正想到這兒的時候，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瘦的，黑的，鬼影子似的——她那兒來的？——貼近薔媚的肘子旁邊站着，一個小聲音，像是歎氣，又像是哭，在說着話：『太太，你許我跟你說一句話吧？』

『跟我說話？』薔媚轉過身子去。她見一個小個兒的破爛的女子睜着一雙大眼珠，年紀倒是輕的，不比她自己大，一雙凍紅的手抓着她的領口，渾身發着抖，像是才從涼水裏爬起來似的。

『太太——太太，』那聲音發楞的叫着。『你能不能給我夠喫一杯茶的錢？』

『一杯茶？』聽那聲音倒是直白老實的；一點也不像化子的口氣。『那你一個大也沒有嗎？』薔媚問。

『沒有，太太，』她回答。

『多奇怪！』薔媚衝着黃昏的微光直瞧，那女子的眼光也向她瞪着。這不比奇怪還奇怪！薔媚忽然間覺到這倒是個奇遇。竟像是道施滔奄夫斯基小說裏出來的，這黑夜間的相逢。她就帶這女子回家去又怎麼呢？她就試演演她常常在小說裏戲台上看到的一類事情，看他下文怎麼來，好不好呢？這準夠聳動的。她彷彿聽着她自己事後對她的朋友們說：『我簡直的就帶了她回家，』這時候她走上一個，對她身旁闊沈沈的人影兒說：『跟我回家喫茶去。』

那女子嚇得往後退。她給嚇得連哆索都停了一陣子。薔媚伸出一隻手去，按着她的臂膀。『我不寬你，』她說，微微的笑着。牠覺得

她的笑够直爽够和氣的。『來吧，爲什麼不？坐了我車一共同家喫茶去。』

『你——你不能是這個意思，太太，』那女子說，她的聲音裏有苦痛。

『是的哪，』薔媚叫着。『我是要你。你去我歡喜。來你的。』那女子擎她的手指蓋住她的口，眼睜得老大的釘着薔媚。『你不是帶我到警察局去？』她楞着說。

『警察局！』薔媚發笑了。『我爲什麼要那麼惡？不，我就要你作去暖 and 暖，乘便聽聽——你願意告訴我的話。』

餓慌了的人是容易帶走的。小車夫拉開了車門，不一忽兒她們在昏沈的街道上飛似的去了。

『得！』薔媚說。她覺着得勝了似的，她的手溜進了套手的絲絨

帶。她眼看着她鈎住的小俘虜，心裏直想說，「這我可帶住你了。」她當然是好意。喔，豈但好意。她意思要做給這女子看，叫她相信——這世界上有的是奇怪的事情，——神話裏仙母是真碰得到的——有錢人是有心腸的，女人和女人是姊妹。她突然轉過身子去，說：「不要害怕。有再說，你有什麼可怕的，跟我一同走有什麼怕？我們都是女人。就說我的地位比你的好，你就該盼望……」

可是剛巧這時候，她正不知道怎樣說完那句話，車子停了，鈴子一按，門開了，薔媚有她那般勤的姿態，半保護的，簡直抱著她似的，把那女子拉進了屋子去。天暖，和，柔，光，一種甜香味兒，這在她，是享慣了的平常不放在心上，這時候看還有那個怎樣的領略。有意思極了的。她像是一個富人家的小女孩在她的奶房裏，櫃子打開一個又一個，紙盒兒放散一個又一個的。

『來，上樓來，』薔媚說，急於要開始她的慷慨。『上來到我房間裏去。』這來也好救出這可憐的小東西，否則叫下人們釘着看就够受的；她們一邊走上樓梯，她心裏就打算連金兒都不去按鈴叫她，換衣服什麼她自個兒來。頂要緊的事情是要做得自然！

『得！』薔媚第二次又叫了，她們走到了她那寬大的臥房；窗簾全已拉攏了的，壁爐裏的火光在她那套精美的水漆傢俱，全線的坐墊，淡黃的淺藍的地氈上直晃耀。

那女子就在靠進門那兒站着；她看昏了的樣子。可是薔媚不介意那個。

『來坐下，』她叫，把她那大椅子拉近了火，『這椅子舒泰。來這兒暖 and 暖和你。你一定冷極了。』

『我不敢，太太，』那女子說，她挨着往後退。

『喔，來吧，』——薔媚跑過去——『你有什麼怕的，不要怕，真的。坐下，等我脫下了我的東西我們一同到間壁屋子吃茶舒服去。爲什麼你怕？』她就輕輕的把那瘦小的人兒半推似的安進了她的深深的搖床。

那女子不作聲。她就痴痴的坐著，一雙手掛在兩邊，她的口微微的開着。說實話，她那樣兒够蠢的。可是薔媚她不承認那個。她靠著她的一邊，問她：『你脫了你的帽子不好？你的美頭髮全濕了的。不帶帽子舒服得多不是？』

這回她聽着一聲輕極了的彷彿是『好的，太太，』那頂壓扁了的帽子就下來了。

『我再來帮你脫了外套吧，』薔媚說。

那女子站了起來。可是她一手撐着椅子，就讓薔媚給拉。這可費

勁了。她自個兒簡直沒有動活。她站都站不穩像個小孩，蓄媚的心裏不由的想，一個人要旁人帮忙他自己也得稍微，就要稍微，幫襯一點才好，否則事情就爲難了。現在她拿這件外套怎麼辦呢？她給放在地板上，帽子也一起闔着。她正在壁爐架上拿下一枝烟捲來，忽然聽得那女子快聲的說，音是低的可有點兒怪：『我對不住，太太，可是我要暈了。我得昏了，太太，要是不吃一點東西。』

『了了不得，我怎麼的糊塗！』蓄媚奔過去按鈴了。

『茶！馬上拿茶來！立刻要點兒白蘭地！』

下女來了又去了，可是那女子簡直的哭了。『不，我不要白蘭地。我從來不喝白蘭地，我要的就是一杯茶，太太。』她眼淚都來了。

這障子是又可怕又有趣的。蓄媚跑在她椅子的一邊。

「不要哭，可憐的小東西，」她說。

「別哭。」她拿她的花邊手帕給她。她真的心裏說不出的感動了。她把她的手臂放在那一對瘦削的鳥樣的肩膀上。

這來她才心定了點兒，不怕了，什麼都忘了，就知道她們倆都是女人，她咽着說：「我再不能這樣兒下去，我受不了這個，我再不能受。我非得自個兒了了完事。我再也受不了了。」

「你用不着的。有我顧著你。再不要哭了。你看你碰着我還不是好事情？我們一忽兒吃茶，你有什麼都對我說：我會替你想法子。我答應你。好了，不哭了。怪累的。好了！」

她果然停了，正够薔媚站起身，茶點就來了。她移過一個桌子來放在她們中間。她這樣那樣什麼都讓給那可憐的小人兒吃，所有的夾肉餅，所有的牛油麵包，她那茶杯一空就給她倒上，加奶酪，加糖。

人家總說糖是滋補的。她自己沒有吃；她抽她的煙，又故意眼往一邊看，不叫她對面人覺着羞。

真的是，那一頓小點心的效力够奇怪的。茶桌子一挪開，一個新人兒，一個小個兒怯弱的身材，一頭髮揉着的，黑黑口唇，深的有光的眼，靠在那大椅子裏，一種倦慵慵的神情，對壁爐裏的火光望着。喬媚又點上一枝烟；這該是時候談天了。

「你最後一餐飯是什麼時候喫的？」她軟軟的問。

但正這時候門上的手把轉動了。

「喬媚，我可以進來嗎？」是非立伯。

「當然。」

他進來了。「喔，對不住，」他說，他停住了直望。

「你來吧，不碍，」喬媚笑着說。「這是我的我的朋友，密

斯——。」

「司密司，太太，」倦慵慵的那個說，她這忽兒倒是異常的鎮定，也不怕。

「司密司，」薔媚說。「我們正要談點兒天哪。」

「喔，是的。」「很好，」說着他的眼瞟着了地板上的外套和帽子。他走過來，背著火站著。「這下半年天天時太壞了，」他留神的說，眼睛依然衝着倦慵慵的那個看，看她的手，她的鞋，然後再望着薔媚。

「可不是，」薔媚欣欣的說「下流的天氣。」

菲立伯笑了他那媚人的笑。「我方才進來是要，」他說，「你跟我到書房裏去一去。你可以嗎？密司司密司許我們不？」

那一對大眼睛睜了起來瞅着他，可是薔媚替她答了話。「當然她

許的。」他們倆一起出房去了。

「我說，」菲立伯到了書房裏說，「講給我聽。她是誰？這算什麼意思？」

薔媚，嘻嘻的笑着，身體靠在門上說；「她是我在寇重街上檢了來的，真的是。她是一個真正的「檢來貨」。她問我要一杯的茶錢，我就帶了她回家。」

「可是你想拿她怎麼辦呢？」

「待她好，」薔媚快快的說。「待她希奇的好。顧著她。我也不知道怎麼了。我們還沒有談哪。可是指點她——看待她——使她覺着——」

「我的乖乖孩子，」菲立伯說，「你够發瘋了，你知道。那兒有這樣辦法的。」

『我知道你一定這麼說，』薔媚回駁他。『爲什麼不？我要這麼着。那還不够理由？再說，在書上不是常念到這類事情。我決意——』
『可是，』菲立伯慢吞吞的說，割去一枝雪茄的頭，『她長得這十二分好看。』

『好看？』薔媚沒有防備他這一來，她臉都紅了。『你說她好看？我——我沒有想着。』

『真是的！』菲立伯割了一根火柴。『是簡直的可愛。再看看去，我的孩子。方才我進你屋的時候我簡直的看迷糊了。但是……我想你事情做錯了。對不起，乖乖，如其我太粗魯了或是什麼。可是你得按時候讓我知道密司司密司跟不跟我們一起喫晚飯，我喫前還要看看衣飾雜誌哪。』

『你這怪東西！』薔媚說，她走進了書房，又不回她自己房裏

去，他走進她的書寫間去，在他的書台邊坐下了。好看！簡直的可愛！看迷糊了！她的心像一個大皮球似的跳着，好看！可愛！她手拉着她那本支票簿。可是不對，支票用不着的，當然。她打開一個抽屜，掙出了五張鎊票看了看，放回子兩，把那三擠在手掌心裏，她走回她臥房去了。

半小時以後菲立伯還在書房裏，蓋媚進來了。

「我就來告訴你，」她說，她又靠在門上，望着他，又是她那屈眯着，眼帶「洋味兒」的看法，「密司司密司今晚不跟我們喫飯了。」

菲立伯放下了手裏的報。「喔，爲什麼了？她另有約會？」

蓋媚過來坐在他的腿上。「她一定要走，」她說，「所以我送了那可憐人兒一點兒錢。她要去我也不能勉強她不是？」她軟軟的又加

上一句。

喬媚方才收拾了她的頭髮，微微的添深了一點她的眼圈，也戴上了她的珠子。她伸起一雙手來，摸着菲立伯的臉。

『你喜歡我不？』她說，她那聲音，甜甜的，也有點兒發粗。

『我喜歡你極了，』他說，緊緊的抱住她。『親我。』

隔了一陣子。

喬媚迷離的說。『我見一隻有趣的小盒兒。要二十八個幾尼哪。』

你許我買不？』

菲立伯在膝蓋上顛着她。『許你，你這會化錢的小東西，』他說。

可是那並不是喬媚要說的話。

『菲立伯，』那低聲的說，她掣他的頭緊抵着她的胸膛，『我好』

看不？」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抓不到，你乾著急也沒有用，誰都盼望總攻擊時的那一陣的濃味兒，出了性拚命時有神仙似的快樂，但誰都摸不準總司令先生的脾胃，大家等着那一天，那一天可偏是慢吞吞的不到。

宕著，懸着，掛着，永生根，什麼事都是像我們的地球一樣，滾是滾着，可沒有進步，男的與女的：好像是最親密不過，最親熱不過。最親暱不過的是兩口子不是？可是事情沒有這樣簡單；他們中間隔着的道兒正長着呢！你是站在紐約五十八層的高樓上望着，她在吳淞砲台灣那裏瞭着；你們的鏡頭永遠對不準。

不準才有意思，才有意思。愈看不準，你愈要想對，愈幌着鏡子對，愈沒有準兒，可是這裏面就是生活，悲劇，趣劇，哈哈，眼淚，文學，藝術，人生觀，大學教授，京報附刊，全是一個網裏撈出來的魚。

我說的話，你摸不清理路不是？原要你摸不清，誰要你摸得清？你摸得清，就沒有我的落兒！

十九世紀出了一個聖人，他現在還活着。聖人！誰是聖人，什麼聖人？不忙，我記得口袋裏有的是定義，讓我看看。『聖人就是他』——這外國句法不成，你須得輪頭來。誰要能說一句話或一篇話，只要他那裏有一部分人想得到可是說不上的道德，他就是聖人。『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那是孔二爺。這話說得頂平常，頂不出奇，誰都懂得；誰都點頭兒說對。好比你說貓鼻子沒有狗鼻子長，頂對，這就是聖。聖人的話永遠平常的，一出世他也許是一個吳稚暉，或是誰，那也不壞，可就不是聖人。

可是我說的現代的聖人又是誰？他有兩個名子：在外國叫勃那蕭，在中國叫蕭伯納。他爲什麼是聖人？他寫了一本戲，誰都

知道的叫做「人與超人」一篇頂長，頂繁，頂囉嗦的戲，前面還裝著一篇一樣長，繁，囉嗦的長序。但是他說的就是一句話，證明的就是一句話；這話就是——凡是男與女發生關係時，女的永遠是追的那個，男的永遠是躲的那個，這話可沒有我孔二爺的老實，不錯，分別是有，東洋孔二爺是戴平天冠，捧着白玉圭，頭頂朝着天，腳踏著地，眼睛看著鼻子，鼻子顧著鬍子，大鬍子掛在心坎上，條縷分明的輕易不得吹糊。他們的蕭伯納是滿臉長著細白毛，像是龍井茶的毛尖，他自己說是叫虫子齧過的草地，他的站法頂別緻，他的不是A字式的站法，他的是Y字式的站法，他不叫他的腿站在地上，那太平常不出奇，他叫他的腦袋支著地，有時一雙手都不去帮忙，兩條腿直挺挺的開著頂對天花板，爲是難爲了他的頸根瘦了一點，他這三四十年來就是玩著這

把戲——一塊朝天馬蹄鐵的思想家，一個『拿大鼎』的聖人。這分別你就看出來了不是？用腿的站得住（那也不容易有人到幾十歲還閃交呢，）用頭的也站住了，也許蕭先生比孔先生覺得累一點，可是他的好看多了；這一來他們的說話的道兒就不同，一順著來的，一是反著來的，反正他們一樣說得回老家就是——真理是他們的老家。

孔二爺理想中的社會是拿幾條繩得怕人的大繩子拴得穩穩的社會，尤其是男與女的中間放着一座掀不動鑽不透的『大防』。孔二爺看事情真不含糊，黃就是黃，青就是青，男就是男，女就是女，乾脆，男女是危險的。你簡直的要想法子，要不然就出亂子。你得防着他們，真的你得防着他們，把野獸裝進了鐵籠子，隨他多凶猛也得屈伏。別的不必說，就是公公媳婦大伯弟婦都得

要防防哥哥妹妹弟弟姊姊都要防防，六歲以上就不准同桌子吃飯，夫婦也不准過分的親近：老爺進了房太太來了一個客人，家裏來了外人，太太愛張張也得躲到屏風背後去。這來不但女子沒法子找男子，就是男子也不得機會去找女子了。結果防範愈嚴，危險愈大，所以每回一鬧亂子我們就益發的佩服孔二爺的見解高明。不錯，這野獸其實也太不講禮，太猖獗，只有用粗索子去拴住他，拿鐵籠子去關住他，我從不反過頭來想想——假如把所有的繩子全放寬，把一切的籠子全打開了，看這一大群的野畜生又打什麼主意。

蕭伯納的回答說不礙，隨你放得怎樣寬，人類總是不會滅的；廢棄了一切人爲的法律；逃避了一切人羣的勢力，我們還是躲不了生命的勢力 (Life force)。男人着忙去找女人，或是女人着

忙去帶着一個男人：這就是潛在的生命的勢力活動的證據。男人的事務是去尋飯吃，女人的事務是生殖；男人的作用是經濟的，女人的作用是生物的。女人天生有極強極牢固的母性；她爲要完成她的天職，她就（也許不覺得的）想望生活的固定，頂要緊是有一個家。但是男人却往往怕難，自己尋食吃已經夠難，替一家尋食吃當然更是麻煩；他有時還存心躲懶；實際上他怕的是一個永久固定的家。還有一個理由爲什麼女人比男人更着急，那是因爲女性美是不久長的，她的引誘力是暫時而且有限的，所以她得趕緊；一個女兒過了三十歲還不出嫁父母就急，連親戚都替擔憂。其實她自己又何嘗不急，只是在老社會情況底下她沒有機會表示意志就是。她急的緣故也不完全是爲要得男人的愛，她着急是爲要完成她的職務，爲要滿足他的母性。所以蕭伯納是不錯

的，他說在一個選擇自由的社會裏男女間有關係發生時，女的往往是追的那個，男的到反是躲的那個。王爾德說男子總不願意結婚除非他是厭倦了，女子結婚爲的是好奇。這話至少一半是對的；平常一個有志氣愛自由的男子那肯輕易去冒終身企業的危險？去擔負養活一個家的仔肩？反面說女人到是常常在心裏打算的（她們很少肯認賬，竟許也有自己不感覺到的，但實際却有這種情形），打算她身世的寄托，打算她將來的家，打算親手替她親生子打小鞋做小襪子。並不是女子的羞耻，這正是她的榮耀。這是她對人道的義務。要是有一天理性的發展竟然消滅了這點子本性，人類種族的生產與生存也就成了問題了。我們不盼望有那一天，雖則我們看了『理性的』或是『智理的』的女人一天一天增加數目，有遠慮的就多少不免擔憂。

曼殊斐爾是個心理的寫實派，她不僅寫實，她簡直是寫真。你要是肯下相當的工夫去讀懂她的作品，你才相信她是天才無可疑的；她至少是廿世紀最重要的作者的一個，她的字一個個都是活的，一個個都是有意義的，在她最精粹的作品裏我們簡直不能增也不能減更不能更動她一個字；隨你怎樣奧妙的細微的曲折的，有時刻薄的心理她都有洽好的法子來表現；她手裏擒住的不是一個個的字，是人的心靈變化的真實，一點也不錯了。法國一個畫家叫台迦（Degas）能捉住電光下舞女銀色的衣裳急旋時的色彩與情調；曼殊斐爾，也能分析出電光似急射飛跳的神經作用；她的藝術，（彷彿是高爾斯華綏說的，）是在時間與空間的縫道裏下工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鏡子反映，不用筆白描，更不是從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兩個不容情的指頭，到人的腦筋裏去生生的

捉住成形不露面的思想影子，逼住他們現原形！短篇小說到了她的手裏，像柴霍甫（她唯一的老師）的手裏，才是純粹的美術（不止是藝術；）她斲成的玉是不僅沒有疤痕，不玷土灰，她的都是成品的，最高的藝術是形式與本質（Form and Substance）化成一體再也分不開的妙製；我們看曼殊斐爾的小說就分不清那裏是式，那裏是質，我們所得的只是一個印象，一個真的，美的印象，彷彿是在冷靜的溪水裏看橫斜的梅花的影子，清切，神妙，美。

這篇『夜深時』並不是她最高的作品，但我們多少可以領略她特別的意味，她寫一段心理是很普通的很不出奇的；一個快上年紀的獨身女子著急找一個男人；她看了一個，她寫信給他，送襪子給他；碰一個冷釘子；這回晚上獨自坐在火爐前冥想，

羞，恨，怨，自憐，急，自慰，悻，自傷，想丟，丟不下；想拋，拋不了；結果爬上床去蒙緊被窩淌眼淚哭，她是誰，我們不必問，我們只知道她是一個近人情的女子；她在白天做什麼事，明天早起說什麼話，我們全不必管，我們有特權竊聽的就是她今夜上單個兒坐在漸滅的爐火前的一番心境，一段自訴，她並不說出口，但我們彷彿親耳聽著她說話，一個字也不含糊。也許有人說損，這一挖苦女人太厲害了，但我們應得問的是她寫的真不真，只要真就滿足了藝術的條件，損不損是另外一件事。

乘便我們在這篇裏也可以看出蕭伯納的「女追男躲」的一個解釋。這當然也可以當作佛洛伊德的心理學的註解者，但我覺得陪襯「蕭」更有趣些，所以南天北海的胡扯了這一長篇，告罪告罪！

幸 福

楊培達年紀雖則有三十歲，可是她有時還老想跳著走路，在走道上上上一下的跳舞，趕鉄圈子，把手裏東西往半空擲上去落下來再用

手接，或是站定了不動憨笑著看——沒有什麼——甘脆什麼也沒有。

你有什麼法想，如其你到了三十歲年紀，每回轉過你家的那條街的時候，忽然間一陣子的快活——絕對的快活！——淹住了你——彷彿你忽然間吞下了一大塊亮亮的那天下午的太陽光，在你的胸口裏直燒，發出一陣驟雨似的小火星，塞住你渾身的毛竅，塞住你一個個手指，一個個腳趾？

阿，難道除了這『醉醺醺亂糟糟的』再沒有法子表現那點子味兒？多笨這文明，爲什麼給你這身體，如其你非得把它當一張貴重，

貴重的琴似的包起來收好？

『不，我的意思不是拿琴來比，』她想，跑上了家門前的階石伸手到提包裹去摸門上的鑰匙——她忘了帶，照例的——打著門上的信箱叫門。『我意思不是這樣，因為——多謝你，曼麗』——她進了客廳。『奶媽回來了沒有？』

『回來了，太太。』

『水果送來了沒有？』

『送來了，太太。東西全來了。』

『請你把水果拿飯間裏來。我來收拾了再上樓。』飯間裏已經發黑，也覺著涼。但是培達還是一樣把外套脫了；她厭煩這裏得緊緊的，一股涼氣落在她的胳膊上。

但是在她的胸口那亮亮發光的一塊還在著——那一陣驟雨似的小

火星。簡直有點兒受不住。她氣都不敢喘，怕一扇動那火更得旺，可是她還是喘著氣，深深的，深深的。她簡直不敢對著那冰涼的鏡子裏照——可是她還是照，鏡子裏給回她一個女人，神采飛揚的，有帶笑容的微震著的口唇，有大大的黑黑的眼珠，她那神氣像是聽着什麼，等着什麼——大喜事快到似的——那她知道一定會來——靠得住的。

曼麗把水果裝上一個盤子拿了進來，另外帶着一隻玻璃缸，一隻藍磁盆子，可愛極了的，上面有一層異樣的光彩像是在奶酪裏洗過澡似的。

『我把燈開上好不好，太太？』

『不，多謝你。我看得很清楚。』

水果是小寬皮橘大蘋果夾着紅色的楊梅。幾隻黃色的梨，綢子似的光滑，幾穗白葡萄發銀光的，還有一大糾紫葡萄。這紫的她買了來

專爲給飯間裏地毯配色的。是呀，這話聽着快有點可笑，可是她買來的意思是那樣。她在鋪子裏就想：『我得要點兒紫的去把地毯挪上桌子來。』她當時也還頂得意的。

她一收拾好，把這些圓圓的亮亮的個兒堆成兩個寶塔，她就離着桌子站遠一點看看神氣——那神氣真有味兒。因爲這來那暗色的桌子就像化成暗色的天光，那玻璃盤跟藍碟子就像是在半空裏流著。這，衝她這時候的高興看來，當然是說不出的美。……她發笑了。

『不，不成。我又不是瘋了。』她就抓了她的提包她的外套，一直跑上樓到奶媽房裏去。

小囡囡洗過了澡奶媽坐在一張矮桌子一邊喂她吃晚飯。囡囡身上穿著白法蘭絨的長衣藍毛絨的外褂，她的好看的黑頭髮梳成了一個可

笑的小山峯。她見媽進來就仰著頭看，聳著身子跳。

「看著，我的乖囡，乖孩子吃完了這點兒，」奶媽說，她那嘴唇皮的樣兒培達明白，意思說你來看孩子又不是時候。

「她好不好，奶媽？」

「她這下半年是好極了的，」奶媽低聲說。「我們同到公園裏去，我坐在一張椅子上，把她從推車裏拿出來，一隻大狗走過來把它的頭放在我的腿上，她一把抓住了它的耳朵，使勁的拉。喔，你沒見著她那樣子。」

培達想要問讓孩子拉着一隻不熟的狗耳朵有沒有危險。但是她沒有敢。她站著看她們，她的手兩邊掛着，像是一個怪可憐的窮孩子站在一個手抱著洋娃娃的闊孩子跟前發楞似的。

囡囡又抬起頭來看她，嗽着她，笑得那美勁兒培達不由的叫了出

來：

「喔，奶媽，你就讓我餵著她，你也好去收拾洗澡東西。」

「嘿，太太，她吃的時候，實在是不換手的好，」奶媽說，還是低聲的。「一換手，她就亂；她心慌都會的。」

這多可笑。要孩子幹麼了要是她老是得讓——不是像一張貴重，貴重的琴似的收在盒子裏——另外一個女人抱著？

「喔，我一定得餵，」她說。

氣極了的，奶媽把孩子遞了給她。

「好了，餵完了飯你可再不能逗她。你知道你老逗她，太太。你一逗她晚上苦著我！」

喔皇天！奶媽拿了洗澡布出屋子去了。

「啊，這回兒我帶住了你了，我的小寶貝，」培達說，囡囡靠在

她的身上。

她吃得頂高興，掬著她的小嘴等調羹，再來，就甩著小手。有時她含住了不讓調羹回去；有時候，培達剛給兜滿了送過去，她那小手這一推就給潑了。

湯吃過了培達轉過去對著壁爐。

「孩子乖——真好孩子！」她說，親著她的熱火火的囡囡。「我喜歡你，我疼你。」

小培培她真的愛——她腦袋往前衝露着小頸根，她那精緻極了的小腳趾在火光裏透明的發亮——這來她那一陣快活又回來了，她又不知道怎麼才好——不知道拿它怎麼辦。

「太太您有電話，」奶媽說，得勝似的回進房來把她的小培培掙了去。

她飛了下去。哈雷的電話。

「喔，是你，培？聽着。我得遲點兒來。回頭我要個車來儘快趕到，可是你開飯得遲十分鐘——成不成？算數？」

「好，就這樣。喔，哈雷！」

「怎麼了？」

她有什麼說的？她什麼也沒得說的。她就想跟他糾着一回兒。她總不能憑空叫着：「這天過的多美呀！」

「怎麼回事了？」話筒子裏小聲音在跳響。「沒有事。好了！」

培達說，掛上了聽筒，心想這文明比蠢還蠢。

他們約了人來吃飯。那家的——一對好夫妻——他正在經營一個劇場，她專研究佈置家庭，一個年輕人，安迪華倫，他新近印了一小

冊的詩，誰都邀他吃飯，還有一個叫珠兒傳教的是培達的一個「檢著的。」密斯傅敦做什麼事的，培達不知道。她們在俱樂部裏會着，培達一見就愛上了她，那是她的老脾氣，每回碰着漂亮女人帶點兒神秘性的她就著。

頂招人的一點是雖則她們常常在一起，也會真真的談過天，培達還是懂不得她。到某一點為止密斯傅敦是異常的，可愛的直爽，但是那某一點總是在那兒，她到那兒就不過去了。

再過去有什麼沒有呢？哈雷說「沒有」。評她無味，「那冷水冰的勁兒，凡是好看的女人總是那樣，也許她有點兒貧血，神經不靈的。」但是培達不跟他同意；至少現在還不能同意。

「不，她坐著那樣兒，頭側在一邊，微微的笑，就看出她背後有事情，哈雷，我一定得知道她究竟有什麼回事。」

「也許是她的胃強，」哈雷回答說。

他就存心說這樣話來澆培達的冷水。……「肝發凍了，我的乖孩子，」或是「胃氣漲」，或是「腰子病」，一類語。說也怪培達就愛這冷勁兒，她就佩服他這一下。

她跑客廳裏去生上了火；再把曼麗放得好好的椅墊榻墊一個一個全給檢在手裏，再往回擲了上去。這來味兒就不同；這間屋子就活了似的。她正要擲回頂末了的一個，她忽然情不自禁的抱住了它往胸前緊緊的擠一擠。但這也沒有撲滅她心頭的火。噫，更旺了！

客廳外面是走廊，窗子開出去正見花園。那邊靠牆的一頭，有一株高高的瘦瘦的白梨樹，正滿滿的艷艷的開着花；它那意態看得又爽氣又鎮靜的，衝着頭頂碧均勻的天。這在培達看來簡直滿是開得飽飽的花，一個股朵兒一朵爛的都沒有。地下花壇裏的玉簪，紅的紫的，

也滿開着，像是靠著黃昏似的。一隻灰色的貓，肚子貼着地，爬過草地去，又一隻黑的，它的影子，在後面跟。培達看了打了一個寒噤。

『貓這東西偷爬的多難看！』她低低說着，從窗口轉過身來，在屋子裏來回的走着。

那壽菊在暖屋子裏味兒多強。太強？喔，不。但她還像是叫花味兒薰了似的，把身子往榻上一倒，一雙手緊捫着眼。

『我是太快活了——太快活了！』她低聲說。

她彷彿在她的眼簾上看出那棵滿開着花美麗的白梨樹象徵她自己的生活。

真的——真的——她什麼都有了。她年紀是輕的。哈雷跟她還是同原先一樣的熱，倆人什麼都合式，真是一對好夥計。她有了一個怪可疼的孩子。他們也不愁沒有錢。這屋子，這園又多對勁，再好也沒

有了。還有朋友——新派的，漂亮的朋友，著作家詩人畫家，或是熱心社會問題的——正是他們要的一類朋友。此外還有書看，有音樂聽，還找著了一個真不錯的小成衣，還有到了夏天他們就到外國旅行去，還有他們的新廚子做的炒鷄子真好吃……

『我是癡子。癡了！』她坐了起來；可是她覺著頭眩，醉了似的。一定是春困的緣故。

是呀，這是春天了。她這忽兒倦得連上樓去換衣服都沒了勁兒了。

一身白的，一串珠子，綠的鞋，綠的襪子。這也不是有心配的。她早幾個鐘頭就想著這配色了。

她的衣瓣悚悚的響進了客廳，上去親了親那太太，她正在脫下她那怪好玩的橘色的外套，沿邊和前身全是黑色的猴子。

「……唉！唉！爲什麼這中等階級總是這瞞肝——一點點子幽默都沒有！真是的，總算是運氣好我到了這兒了——虧得腦門有他保護。因爲滿車子人全叫我的乖猴子們給弄糊塗了，有一個男人眼珠子都冒了出來，像要吞了我似的。也不笑——也不覺著好玩——我倒不介意他們笑，他們偏不。不，就這呆望著，望得我厭煩死了。」

「可是頂好笑的地方是，」腦門說，拿一個大個兒的玳瑁壳鑲邊的單眼鏡安進了他的眼，「我講這你不嫌不是，費斯？」（在他們家或是當着朋友他們彼此叫費斯與麥格）頂好笑的地方是後來她煩急了轉過身去對她旁邊的一個女人說：「你以前就沒有見過猴子嗎？」

「喔可不是！」那太太加入笑了，「那真是笑得死人不是？」

還有更可笑的是現在她脫了外套她那樣子真像是一個頂聰明的猴子——裏面那身黃綢子衣服是拿刮光了的香蕉皮給做的。還有她那對

琥珀的耳環子，活宕宕的像是兩個小杏仁兒。

門鈴響了。來的是瘦身材蒼白臉的安迪華倫，神情異常的悽慘（他總是那樣子的）。

「這屋子是的，是不是？」他問。

「喔，可不是——還不是，」培達高興的說。

「我方才對付那汽車夫真窘急了我；再沒有那樣惡形的車夫。我簡直沒有法兒叫她停。我愈急愈打著叫他，他愈不理愈往前衝。再兼之在這月光下，他那怪樣子扁腦袋蹲在那小輪盤上……」

他打了一個寒噤，拿下了一個多大的白絲圍巾。培達見著他襪子也是白的——美極了。

「那真是耍命，」她叫著。

「是呀，真是的，」安迪說，跟她進了客室。「我想像我坐著一

輛無時間性的汽車，在無空間性的道上趕着。」

他認識腦門夫婦。他正打算想寫一本戲給他們未來的新劇場用。

「唉，華倫，那戲怎麼了？」腦門那德說，吊下了他的單眼鏡，給他那一隻眼一忽兒張大的機會，上了片子就放小了。

腦門太太說：「喔，華倫先生，這襪子够多寫意？」「你喜歡我真高興，」他說，直瞅著他的脚。「這襪子自從月亮升起以後看得多」。他轉過他的瘦削的憂愁的年輕的臉去對著培達。「是有月亮，你知道。」

她想叫著：「可不是有——常有——常有！」

他真的是頂叫人喜歡的一個人。可是費司也何嘗不然，鑽在她香薰皮裏蹲在爐火面前，麥格也有趣，他抽著煙捲，敲著煙灰說話：「新官人爲什麼這慢吞吞的？」

「啊這是他來了。」

彭的前門開了又關上。哈雷喊著：「喂，你們全來了。五分鐘就下來。」他們聽他湧上了樓梯去。培達不由的笑了，她知道他做事就愛這個得緊緊的。說來這提另的五分鐘有什麼關係？他可得自以為是十二分的重要。他還得拿定主意走進客廳來的時候神氣偏來得冷靜，鎮定。

哈雷做人就這有興味。她最喜歡他這一點。還有他奮鬥的精神——他就愛找反抗他的事情作為試驗他的膽力的機會——那一點，她也領會。就是在有時候在不熟識他的人看來似乎有點可笑……因為有時他擡起了手臂像打架實際上可並沒有架打……她一頭笑一頭講直到他進屋子來她簡直的忘了富珠兒還沒有到。

「怕是富小姐忘了吧！」

「許會的，」哈雷說。「她有電話沒有？」

「啊！來了一個車。」培達微微的笑着她那帶着點子「物主人」得意的神氣的笑當着她的「找着的」女朋友還沒有使舊還帶神秘性的時候。「她是在汽車裏過日子的。」

「那她就會發胖」，哈雷冷冷的說，拉鈴叫開飯。「漂亮女人頂可比的危險。」

「哈雷——不許」，培達警告着，對他笑着。

他們又等着一小忽兒，說着笑着，就這一點點子過於舒服，過於隨便的樣子。富小姐進來了，一身銀色衣服，頭上用銀絲線籠住她的淺色的美頭髮，笑吟吟的，頭微微的側在一邊。

「我遲了罷？」

「不，剛好，」培達說。「大家來。」她挽了她的手臂，他們一

起走進飯間裏去。

碰着她那冷胳膊的時候培達覺著點子也不知什麼它能煽旺——煽旺——放光——放光——那快活的火她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富小姐沒有對她看；可是她很難得正眼對人看的。她的厚厚的眼臉裹住她的眼，她的異樣的半笑不笑的笑在她的口唇上來了又去正如她平常就用耳聽不用眼看似的。但是培達知道，不期然的，就同她們倆曾經相互長長的款款的注視——就同她們倆已經對彼此說過：「啊你也是的？」——她知道富珠兒在攪動淡灰色盤子裏美美的紅色湯的時候也正覺著她所覺著的。

還有別人呢？費司與麥格，安迪與哈雷，他們的調羹一起一落的——拿手布擦著嘴，手捏著麵包，撚著叉子擎著盃，一路說著話。

「我在一個賽會地方見著她的——怪極了的一個人。她不但綽了

她的頭髮，看神氣倒像她連她的腿她的胳膊她的脖子她的怪可憐兒的小鼻子都給剪子抹平了似的。」

「她不是跟密佐耳屋德頂密切的不是？」

「就是寫「假牙中的戀愛」那個人？」

「他要寫個戲給我。一幕。一個男人。決意自殺。列數他該死與不該死的緣由。正當他快要決定他還是幹還是不幹——幕下。意思也頂不壞。」

「他想給那戲題什麼名子叫肚子痛？」

「我想我在一個法國小戲裏看到過同樣的意思——在英國不很有
人知道。」

不，在他們間沒有那一點子。他們都是有趣的——趣人——她樂意邀他們來，一起吃飯，給他們好飯好酒吃喝。她真的想撐開了對他

們說她怎樣愛他們的風趣，這羣人聚在一起多有意義，色彩各不相同的，怎樣使她想起契訶甫的一個戲！

哈雷正受用著他的飯。這就是他的——是的，不定是他的本性，不完全是，可決不是他的裝相——他的——就是這麼會事——愛這講吃食，頂得意他那『愛吃龍蝦的白肉的不知恥的饞欲』，還有『櫃子冰凍上面那一層綠——又綠又冷的像是土耳其跳舞女人們的眼皮。』

當著他仰起頭向着她說：『培達，這奶凍真不壞！』她快活得孩子似的連眼淚都出來了。

喔，爲什麼她今晚對著這世界來得這樣的心軟？什麼東西都是好的——都是對的。碰著的事情都彷彿是可把她那快活的杯子給盛滿了。

可還是的，在她的腦後頭，總是那棵梨花樹。這忽兒該是銀色

了，在可憐的安迪哥兒的月光下，銀得像富小姐似的銀，她坐在那兒翹着她那瘦長的手指兒玩着一隻小橘子，多光多白的手指看得漏光似的。

她簡直的想不透的一點——那簡直是神妙——是怎麼的她就會猜中富珠兒的心，猜得這準這飛快。因為她從不疑問她猜的對，可是她有什麼憑據呢，比沒有還沒有。

『我想這在女人間是很——很少有的。男人更不用提了，』培達心裏想。『可是回頭我到客廳去倒咖啡的時候也許她會「給我一點消息」。』

這話怎麼講她也不知道，以後便怎麼樣她也不能想像。

她一頭想著，一面見她自己笑著說著話。她因為要笑所以得講話。

「我不打哈哈，怎麼著。」

但是當她注意到費司老是拿什麼東西往她的緊身裏塞似的那怪脾氣——倒像是她那兒也有一個藏乾果的小皮袋——培達急得把手指甲在她的手背上直掐單怕掌不住笑太過分了。

好容易飯席散了。「來看我的新咖啡爐子，」培達說。

「我們也就每兩星期換一架新的，」哈雷說。這回費司挽了她的臂膀；富小姐低下了頭，在後面跟著。

客廳裏的火已經翳成了一個紅的跳光的「小鳳凰的窠」，費司說。

「等回兒再開燈。就這光可愛。」她又在爐火前蹲了下去。「她總是冷的……當然是爲沒有穿她那件小紅法蘭絨衫子，」培達想。

正那時候富小姐『給消息』了。

『你們有園嗎？』那冷冷的帶睡意的聲音說。

這來太美了，培達只能順著她的意思。她走過一邊去，拉開了窗幔，打開了長窗。

『這不是，』她喘著氣。

這來她們倆站在一起看著那棵瘦小的滿花的樹。園裏雖是靜定，那樹看得，像一枝蠟的燄頭，在透亮的空氣裏直往上挺，走著上去，跳動着，愈長愈高了似的衝她們這瞰著——差點兒碰着那圓的銀色的月的圓邊兒了。

她們倆在那兒站了有多久，就比是在那天光的圈子裏耽着，彼此間完全相知，同是另一個世界的人，正不知怎麼才好，兩人心口裏全叫這幸福的寶貝給燒得亮亮的，朶朶的銀花從她們的髮上手上直往

下吊？

永遠這——在一剎那間？富小姐她不是低聲在說：「是的。就是那個？」還是培達的夢想？

燈光燃上了，費司調著咖啡，哈雷說：「我的好那德太太，我們孩子的事情不用問我。我從來不見她的。要我對她發生興趣，總得等她有了愛人以後吧。」麥格把他的單眼解放了一忽兒又把那玻璃片給蓋上了，安迪華倫喝了他的咖啡放下盃子去臉上滿罩著憂傷像是喝醉了酒看見了蜘蛛似的。

「我的意思是要給年輕人們一個機會。我相信倫敦市上多的是真頭等沒寫起的劇本。我要對他們說的話是：「劇場現成在這兒。幹你們的」。

「親愛的，你知道我要去替耐登家給佈置一間屋子。喔，我多麼

想來一個「煎魚」主意試試，拿椅子的後背全給做成煎盤形，幔子上滿給來上一條條的灼白薯的繡花。」

「現在我們的年輕的寫東西人的一個毛病是他們還嫌太浪漫。你要到大洋裏去你就得抵掉暈船要吐盆。那也成，爲什麼他們就沒有吐盆的勇氣？」

「那首駭人的詩講一個女孩子叫一個沒有鼻子的討飯在一個小——小林子裏毀了……」

富小姐在一張最矮最深的椅子上沈了下去，哈雷遞烟捲兒轉過來。

看他那站在她面前手搖著銀盒子快聲的說：「埃及？土耳其？浮及尼亞？全混著」的神氣，培達就明白她不僅招她煩；他簡直的不喜歡她，她又從富小姐的回話：「不，多謝，我不吸烟。」認定她也覺

著了並且心裏難受。

「喔，哈雷，不要厭煩她。你對她滿不公平。她是太——太有意思了。再說她是我喜歡的人你先就不能這冷勁兒的對她。回頭我們上了床等我來告訴你今晚的情形。她跟我彼此靈通的那一點子。」

* * * * *

就衝這末了的幾句話突然間有一點子古怪的，嚇得人的什麼直透過培達的腦筋。這點子瞎眼的帶笑容的什麼低低的對她說：「一忽兒客就散了。一忽兒屋子就靜——靜靜的。燈全關上了。就隨你與他兩口子一起在黑屋子裏——那煖烘烘的床……」

她從坐椅裏跳了起來跑到琴那邊去了。

「沒有人彈琴多可惜呀！」她叫著。又「多可惜沒有人彈。」
在她一輩子她第一次覺着她「要」她丈夫。

喔，她是愛他——當然啞她別的那一件事不愛着他，可是就差『這一來』。她也明白，當然，比方說吧，他同她是兩樣的。他們研究這問題也不止一回了。她最初發見她自己這樣的冷，她也很發愁，但過了一時也就慣了，沒有什麼交關似的。他們彼此間什麼話都撐開了說——多好的一對。那就是新派人的好處。

可是這忽兒——這火熱的！火熱的！單這字就叫她火熱的身體發痛。難道這就是方才心裏說不出的快活的結果？可是那就那就——

『親愛的，』腦門那德太太說：『你知道我們的可憐。我們少不了做時間跟車的奴隸。我們住在西北城。今晚真可樂。』

『我陪著你到外廳去，』培達說。『我愛你們躺著。可是你們不能誤了末一次的車。那真是膩煩不是？』

『來一盃威士克，那德，先不要走，』哈雷在叫。

「不，謝謝了，老朋友。」

培達真感謝他沒有耽下來，在她的握手裏表示了。

「好睡，再會了，」她從最高那石級上叫着，心裏覺着這一個她跟他們從此再會了。

她回進客廳的時候別人也已經在動了。

「……那末你可以趁我的車走。」

「那太好了省得我單身坐車再來冒險，方才來時候已經上了當。」

「路底就有車。走不到幾步路。」

「那合式。我穿外套去。」

富小姐向外廳走着，培達正想跟，哈雷幾乎擠着走上了她前。

「我來帮你忙。」

培達知道他懊悔方才的傲慢了——她由他去他多像個孩子，有地方——就這任性的——就這——單簡的。

火跟前就賸了安迪跟她。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畢爾克士的新詩叫做「公司菜」，安迪軟軟的說。『那詩太好了。在最新出的一本詩選裏。你有那本子沒有？我一定得指給你看。第一行就是不可思議的美：「爲什麼那總得是番茄湯」？』『有的』，培達說。她站起來不出聲息的走到那正對客廳門那一張桌子邊去，安迪也不出聲息的跟著她，她檢着了那本小冊子，遞給了他：他們一點沒有出聲。

他仰起頭來的當兒她轉過她的頭去正對著外廳。她看見……哈雷拿著富小姐的外套，富小姐背著他，低著頭。他拿手裏的外套一扔，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強烈的轉過她來向著他。他的口裏說：『我愛

你！」富小姐拿她月光似的手指放在他的臉上，笑了笑她那帶睡態的笑。哈雷的鼻孔跳動著；他扭著他的嘴唇，怪醜相的口裏低低的說：

「明天。」接着富小姐颯着她的眼皮說：「好。」

「在這兒了，」安迪說。「爲什麼那總得是番茄湯，這意思真是對，深刻極了，你覺不覺得？番茄湯！永遠是那番茄湯。」

「你要的話，」哈雷的聲音很響亮的在外廳說：「我可以打電話叫車到門口來。」

「喔不。用不着。」富小姐說，她走上來拿她的瘦長手指給培達抓一抓。

「再會，真多謝你。」

「再會，」培達說。

富小姐握着她的手較久一點。

「你那棵可愛的梨花樹！」她吞吐的說。

她走了，後面跟着安迪，像那黑貓跟着灰貓。

「我來上店板。」哈雷說，過分的冷，過分的鎮定。

「你那棵可愛的梨花樹——梨花樹——梨花樹！」

培達簡直的跑了到那長窗子一邊去。

「喔，這來下文是什麼呢？」她叫着。

但那梨花樹還是照樣可愛，原先一樣的滿開着花，一樣的靜定。

一個理想的家庭

那天下午老倪扶先生捱出了（他公司的）璇門，步下三道的石級，踏上邊道，迎著滿街的春意，才知道，生平第一遭，他的確是老了。——老不禁春了，春，又暖，又殷勤，又匆忙的春，已經來了，吹弄他的白鬚，溫存地摟着他的臂腕，他却是對付不了，他如今老了，再不能拉整衣襟，向前邁步，青年的颯爽，他沒有了，他是乏了，那時晚照雖濃，他却覺得寒噤徧體。

霎時間他沒有了精力，他再沒有精神來對付明暢活潑的春，春情轉把他纏糊塗了。他想止步不前，想把手杖來揮散春光，想喝一聲「走你們的！」霎時間他沒有了精力，就是一路照例的招呼，把手杖來輕點着帽沿，招呼一路的朋友，相識，店夥，郵差，車役，他亦覺

得老大不自在。他往常心裏爽快時，喜笑的斜瞬總連着殷勤的手勢，彷彿說「別看我老，我比你們誰都強些，」——如今他連這一比一瞬都辦不了了。他跟跣地走着，把膝部提得高高的，彷彿他在走過的空氣，像水般變重了變成實質了似的，那時正值散市，一路匆匆的滿是歸家的人，街車不住的郎當，小車不住的切察，汽車搖着巨大的軀體，滾旋地前進，那樣漫不經心的衝竄，只是夢想的。

* * * * *

那天在公司裏，一切如常，沒有發生什麼事，海樂爾飯後到將近四點才回。他那裏去了呢？他幹什麼來了？他不去讓他爹知道。老倪扶先生碰巧在前廊送客，海樂爾蕩着大步進來了，老是他那神氣，從容，嫺雅，唇邊掛着他那最討女人喜歡似笑非笑的笑。

啊！海樂爾太漂亮了，實在是太漂亮了，種種的麻煩就爲的是那

個。男子就不應該有那樣的眼，那樣的睫，那樣的口唇；真的怪。他的娘，他的姊妹，家裏的僕役，簡直把他神而明之捧；他們崇拜海樂爾，什麼事都饒恕他；他從十三歲起就不老實，那年偷了他娘的錢包，拿了錢，把空錢包藏在廚子的房裏。

老倪扶先生走着，想起了他，不覺狠狠的把手杖敲着地走道的邊兒。他又迴想海樂爾也不單讓家裏人給寵壞了，不，他的壞什麼人都分，他只要對人一看一笑，人家就會跑到他的跟前，所以無怪他竟整個的公司也著他的魔，哼，哼！那可不成，做生意不是鬧着玩，就是根柢打穩准發財的大公司，也不能讓鬧着玩，要做生意，就得一心一意去做，要不然什麼好生意都會當着眼前失敗；可是一面夏羅同女孩子們整天的騁着他！要他把生意整個交給海樂爾，要他息着，享自己的福，自箇兒享福！老倪扶先生越想越惱，爽性在政府大樓外面那

堆櫻樹下呆着不走了！自箇兒享福！晚風正搖着黑沉沉的葉子，輕輕的在咯噔作響。好，叫他坐在家裏，對着大姆指不管事，眼看一生的事業，在海樂爾秀美的手指縫裏溜跑，消散，臨了整個兒完事，一面海樂爾在笑。……

* * * * *

爹呀，你爲什麼不講理？真是完全的用不着，你天天的到公司去。人家見了你反而笑話你老態，說你神氣看得多倦，這不是讓我們也不好意思嗎？這兒有的是大房子，花園。還不會自箇兒享福，單就生活換個樣兒，也就有意思不是？要不然你就來一樣嗜好，消遣也好。

老臘那孩子就提起嗓子唱了進來，『誰都有點兒嗜好，要不然就過不了活。』

得，得！他忍不住惡狠狠的笑了，一面他使着狠勁，在爬那小山，過了小山就是哈各德大路。他要是有了嗜好，夏羅和老臘那羣孩子，便怎麼辦？他倒要問問。嗜好付不了房租，付不了海邊的避暑，付不了她的馬，她們的高爾夫球戲，付不了她們音樂間裏跳舞用六十幾磅的傳聲機。並不是他捨不得她們花費。不，她們全是頂漂亮，頂好看的女孩子，夏羅也是位了不得的太太，活該她們那麼混，真的是，全城裏那一家都比不上他們家那麼交際廣，體面。可不是，老倪扶先生每回在客廳桌上推着煙匣子讓客，聽的總是好話，稱贊他的太太，稱贊他的女孩子，甚至稱贊他自己。

『你們是個理想的家庭，老先生，一個理想的家庭，彷彿是在書上念劇或是戲臺上看的似的。』

『算了算了，我的孩子，』老倪扶先生答道，『試試這煙，看和

事不和事？你要願意到花園去抽煙，孩子們大概全在草地上玩着哪。」

所以這羣女孩子全沒有嫁人，人家就這麼說。她們願意嫁誰都成，可是她們在家太樂了。她們整天的在一起玩，多麼樂，女孩子們外加夏羅，哼，哼！得了，得了！許是這麼會事。……

你已經走完了那條時髦的哈各德大路；他已經到了街角那所屋子，他們的住宅。進出車馬的門推在那裏；地上有新過的車輪痕跡，他面對着這所白漆的大樓，窗子滿開着，花紗的窗簾向外飄着，寬闊的窗沿上擺着玉簪花的藍磁花盆。車道的兩邊滿開着他們的紫陽花，全城有名的。一穗粉紅的，淺藍的花，像陽光似的和雜在紛披的葉子中間，老倪扶先生看看屋子，看看花，又看看車道上新印的輪跡，彷彿他們都在對他說此地有的是青年的生活，有的是女孩子們！

外廳裏還是老樣子，昏沈沈的滿是圍巾，洋傘，手套等類，全堆在那橡木櫃架上。音樂間裏有琴聲，又快又響，不耐煩的琴聲。客廳的門半掩着，漏出裏面的人聲。

『那末，有冰其林沒有呢？』夏羅的聲音，接着她搖椅的軋哩軋哩。

『冰其林！』安粟叫道，『我的親娘，你從沒有見過那樣的冰其林，就是兩種，一種是平常店裏的小楊梅水，沿邊化的全是水。』

『那飯整個懷得太可怕了，』瑪麗安接着說。

『可是，冰其林總還太早點，』夏羅緩緩地說。

『怎麼呢，要有就得好；』安粟又開口。

『對呀！寶貝。』夏羅輕着口音說。

忽然音樂間門拍的打開了，老臘衝了進來，他一見老倪扶先生站

着，嚇了一跳，差一點喊了出來。

『嘎呵，是爹！你嚇得我！你才回家嗎？怎麼的查利士不來幫你脫外套？』

她滿臉羞得痛紅，兩眼發光，頭髮落在額上，她氣喘得像方從暗裏跑了出來，受了驚似的，原來這就是老臘，是不是，但是她似乎把老子忘了；她等在那裏可不是爲他；她把持縴了的手絹角放在牙齒中間，恨恨地儘齧着。電話響了，啊啊！老臘吱的一聲叫，當着他直衝了過去。碰的一聲電話間的門關緊了，同時夏羅叫道，『爹，是你不是？』

『你又乏了，』夏羅抱怨地說着，她停止了她的搖椅，把她暖暖熟的熟梅似的臉湊上去讓他親吻。

頭髮鏗亮的安粟在他的鬍子上啄了一下，瑪麗安的口唇刷着他的

耳。

「你走回來的，爹？」夏羅問。

「是，我走回家的。」老倪扶先生說着，在一張客廳大椅裏沉了下去。

「可是你爲什麼不坐個車？」安粟問。『那時候有的是車，要幾百都有。』

「我的乖乖安粟；」瑪麗安叫道，『要是爹真願意累壞他自箇兒，我看我們也沒有法子去干涉。』

「孩子們，孩子們，」夏羅甜着口舌勸着。

瑪麗安可不肯停嘴。『不，娘，你寵壞了爹，那不對的。你得對他認真點兒，他是頂頑皮，』她笑着她又硬又響的笑，對着鏡子掠她的頭髮。真怪！她小的時候，嗓子頂軟，話也說不出口似的，她有時簡

直是口吃，可是現在，不論說什麼——就是在飯桌上的「爹，勞駕梅誓；」她總是唱着高調，彷彿在臺上唱戲似的。

「你來的時候海樂爾離了公司沒有，我愛？」

夏羅問道，又把坐椅搖了起來。

「我不很清楚，」老倪扶先生說。

「我說不上四點鐘以後我就沒有見他。」

「他說……」夏羅正要說下去，安粟在報紙裏亂翻了一陣，忽然跑過來，蹲在她娘椅子的旁邊叫道：「這兒，你看，我就的就是那個。媽，黃的，有點銀子的，你不愛嗎？」

「給我吧！寶貝，」夏羅說，她摸着了她的玳瑁眼鏡，帶上了，把她豐腴的小手指，輕撫着那葉紙，把她的口唇荷包似的捲了起來。

「噫，真可愛！」她含糊小語着；她從眼鏡邊兒上面望出來，看看

安粟。「我可不喜那裙飄。」(註)

「不喜那裙飄！」安粟哭喪着聲音喊道：「好的就是那裙飄。」
「我來，娘讓我看。」瑪麗安咄的把那葉紙從夏羅手中搶了過去。「我說娘對的，」她高興的喊說，「有了那裙飄，看得太重了。」

老倪扶先生，人家早把他忘了，一和身沈在他坐椅的寬邊兒裏面，昏昏的假寐着，聽她們說話，彷彿在做夢似的。他真是乏了；他再也使不出勁兒。今夜連自己的太太和女孩子們，他都受不住，她們是太……太。

他半睡着的在心裏所能想着的就只——他是大富了。在什麼事情的背後，他都看見有個枯乾的小老頭兒在爬着無窮盡的樓梯，他是誰呢？

(註)『裙飄』Train，禮服後背曳地之裙條。

『今晚上我不換衣服了，』他含糊的說，『你說什麼，爹？』『噫！什麼，什麼：』老倪扶先生驚醒了，睜着眼向她們望。『我今晚上不換衣服了。』他又說一遍。

『可是我們請了羅雪兒，達文伯，還有華革太太。』

『那可不是春的不大好，一拆樣兒。』

『你人好過嗎，我愛？』

『你自己又不用使勁，要查士禮幹甚麼？』

『可是你要真是來不得，』夏羅在遲疑。

『成，成，成。』老倪扶站了起來，自個兒跑上樓，他方才隱約夢見爬樓梯的那個小老頭兒，彷彿就在他面前引路。年輕的查理士已經在更衣房裏等他，很细心的他在拿一塊手巾圍着那熱水筒。年輕的查理士，自從臉子紅紅的小孩子時候到家來收拾火爐以來，就是他得

愛的當差。老倪扶先生一進房，坐下在窗口一張籐編的長椅上，伸出了一雙腿，照例開他每晚的小頑笑。

『查理士把他打扮起來了！』查理士繃着眉，深深的呼吸着，湊上前去把他領結裏的針拔了出來。

「噫，噫！好，好！坐在打開的窗前很爽快，很爽快——很溫和的黃昏，下面正有人在網球場上剪草；她聽得刈草器的咄咄。不久那女孩子們又要開網球會了。一想着球會，他就好像聽得瑪麗安的聲音盪着，『有你的，夥計……打着了，夥計，啊，真好哪！』接着夏羅在廊下叫着『海樂兒在那兒？』安粟說，『他總不在這兒，娘。』夏羅又含糊地回着，『他說……』

老倪扶先生歎了一口氣，站了起來，一手摸在他鬚子的下面，從查理士手裏取過梳子，很當心的把他白鬚子梳了幾道，查理士遞給他

一塊摺齊的手帕，他的表和圖章，眼睛盒子。『和事了，孩子。』門關上了，他又坐了下去，就是他一個人……

現在那小老頭兒又在無窮盡的樓下漂亮的飯廳裏燈火開得旺旺的。

啊！他的腿！像蜘蛛的腿——細小，乾癟了的。

『你們是個理想的家庭。』可是那話要是實，爲甚夏羅或是女孩子們不會留住他。爲甚他老是一個人，爬上爬下的，老是一個人。海樂爾在那裏？啊！再不要盼望海樂爾什麼事。下去了，那小小的老蜘蛛下去了。老倪扶先生心裏害怕，因爲他見他溜過了飯廳，出了門，上了暗沈沈的車道，出了車馬進出的門，到了公司。你們留住他，留住他，有人沒有！

老倪扶先生又驚覺了。他的更衣房裏已經黑了，窗口只有些慘淡

的光。他睡了有多久？他聽着，他聽得遠遠地人聲，遠遠地聲浪，穿過這又高又大昏黑了的房子，傳到他的耳邊。也許，他昏沉地在想，他已經睡得好久了，誰也沒有記着他，全忘他，這屋子，夏羅女孩子們，海樂爾，——與他有什麼相干，他知道他們什麼事？他們是他的生人。生命已經在他面前過去了。夏羅已不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黑沉沉的門口，一半讓情藤給掩着了，情藤彷彿懂得人情，也在垂頭喪氣，發愁似的。小的暖的手臂繞着他的項頸。一隻又小又白的臉，對他仰着，一個口音說道，『再會罷，我的寶貝。』

我的寶貝！『再會吧，我的寶貝。』她們裏面那一個說的，她們爲甚要再會？准是錯了，她是他的妻，那個面色蒼白的小女孩子，此外他的一生只是一個夢。

這時候門開了，年輕的查理士，站在燈亮裏，垂着一雙手，像個

年青的兵士，大聲喊道，『飯已經端出來了，先生！』

『我來了，我來了！』老倪扶先生說。

刮風

忽然間，怪害怕的，她醒了轉來。有什麼事？出了什麼不了的事似的。不，什麼事都沒有。就是風，刮著房子，搖著窗，砸響著屋頂上的一塊鐵皮，連她睡著的床都在直晃。樹葉子在窗外亂飛，飛上來，又飛了去。下面馬路上飛起一整張的報紙，在半空中直爬，像一隻斷線鵲，又吊了下去，掛在一株松樹上。天冷着哪。夏天完了——這是秋天了——什麼都看得寒儉，運貨車的鐵輪子響著走過，一邊一邊的擺著；兩個中國人肩上抗著安蔬菜筐子的木架子在道上一顛一顛的走著——他們的辮子藍布衫在風裏橫着飛。一隻白狗蹣著一條腿嗥著衝過前門。什麼都完事了！什麼？喔，全完了！她那手指抖抖的編著她的頭髮，不敢望鏡子裏看。娘在廳上給祖母說着話。

『蠢死了！這天色還不把曬著的東西全收了進來……我那塊頂精緻的小茶桌紗布簡直給刮成了破布條兒。那怪味兒是什麼呀？麥粥燒焦了。可了不得——這風！』

她十點鐘有音樂課。這一想著貝德花芬低半音的調子，就在她的腦子裏直轉，音波顫動著又長又尖的像是小搖鼓聲兒。……史家的曼麗跑到間壁園子裏去採菊花省得叫風給白糟蹋了。她的裙子抹上腰身撐開了飛；她想給往下按着，蹲下去把它夾在腿中間，可是不成，呼的它還是往上飛。她身旁的樹，草，全搖着。她儘快的採，可是她的心亂著。她也顧不得花，隨便亂來——把花連根子都起了出來，胡亂的折著糾著，頓著腳踏咒。

『你們就不會把前門關上的！繞到背後去關，』有人在嚷著。接着她聽見寶健：『娘，找你說電話。電話，娘。肉舖子的。』

這日子多難過——煩死，真叫人煩。……得，這回她帽子上的寬緊帶又炸了。不炸還怎麼著。她換上了一頂舊軟帽，想走後門溜了出去。可是娘已經見了。

「瑪提達，瑪提達。快——快快的回來！怎麼著你頭上帶的是什麼呀？倒像個蓋茶壺的軟兜子。那一糾長頭髮又給甩在前面算什麼了。」

「我不進來了，娘。我上課去，已經太遲了。」

「趕快回來！」

她不。她不幹。她恨娘。「去你的，」她大聲叫著，往街上直跑。

海裏浪似的，天上雲似的，一捲捲大圓股兒的土直迎著來刺人，土裏還夾著一點點的稻草，米糠，焙乾的肥料。園子裏的樹大聲的叫

著，她站著路底那間屋子普倫先生的家門前，連海的嘯響都聽著了：『啊！……啊！……啊！……』但是普倫先生的客廳裏還是山洞一樣的靜。窗子全關著，窗幔拉下一半，她並沒來晚。「在她前那女孩子」正練著麥克道威爾的「冰島歌」。普倫先生轉眼過來看著她，半笑不笑的。

『坐下，』他說。『坐那邊那個沙發，小姑娘。』

多怪，他那樣兒。也不能說他一定怎麼笑你……可是總有點兒……這屋子裏多清靜呀。她喜歡這間屋子。聞著有充毛哩噉，陳煙，菊花的味兒，……火爐架上魯本斯達那相片的背後放著有一大盆那……『送給我的好友洛勃普倫……』，那黑色閃光的鋼琴上也掛著『孤獨』——一個穿白衣服臉上暗沈沈神情悲慘的婦人，坐在一塊石頭上，她的腿交疊著，她的下巴在她的手上。

『不，不！』普倫先生說，他就靠下身子去，把他的胳膊放在那女孩子的肩膀上，替她彈了一道。這笨勁——她面紅了！多可笑！

在她前那女孩子走了；前門碰的關上了。普倫先生回進房來，來回的走着，他那溫和的樣子，等着她。這事情多怪呀。她的手指兒直發震，連那音樂書包上的結子多解不下來。這是風刮的……她的心也直跳，彷彿她那裙子準叫風刮的一上一下的亂飛。普倫先生一句話也不說。那張舊的紅絨琴橙子長够兩個人並着坐。普倫先生並着她坐下了。

『我先試試指法好不好，』她問，捧着一雙手緊緊的擠。『我也練過一點快指法。』

但是他不同意。竟許他聽都沒有聽見……忽然間他的白淨的手帶著一個戒子的伸了過來，打開了貝德花芬。

「我們稍爲來一點大家的吧，」他說。

但是爲什麼他說話這樣的和氣——這太和氣——倒像他們是老朋友。彼此什麼都明白似的。

他慢慢的翻着書篇。她看著他的手——多美的一隻手，看得老像是才洗乾淨似的。

「有了，」普倫先生說。

啊，他那和氣的聲音——啊，那低半音的調子。這是小鼓聲來了……！

「我來試一遍好不好？」

「好，好孩子。」

他的聲音是太，太過分的和氣了。那樂譜上的半音符與快半音符直跳着像是一羣黑小孩子在牆籬上跳着玩似的。他爲什麼這……她不

哭——她沒有什麼要哭的……

「怎麼了，好孩子？」

普倫先生拿了她的手。他的肩膀正挨着她的頭。她就這一點點兒靠着它，她的臉擺着那疏鬆的粗呢。

「做人沒有意思，」她低聲的說，可是她一點也不覺得沒有意思。他也說了些什麼『等一等』，『小心拍板』，『那珍貴的東西，一個女人』，但是她沒有聽著。這多舒服……老是這……

突然間門開了，史家的曼麗竄了進來，離她的時候還遠遠着遠着哪。

「這快調還得快一點，」普倫先生說，他站了起來，又在屋子裏來回的走着。

「坐那沙發椅，小姑娘，」他對曼麗說。

這風，這風。一個人坐在她自個兒屋子裏怪害怕的。那床，那鏡子，那臉盆小壺，全亮着，像外面的天。這張床就叫人怕。它躺在那裏，睡得著著的……娘得知不得知這被蓋上放着一糾糾像蛇盤似的襪子全得我補？她再不想。不，娘。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一定得……這風，這風！烟窗裏刮下來有煤灰味兒。有誰寫詩給風的？……『我帶花給葉子給雨，』……胡扯。

「是你呀，寶健？」

「來同我到海邊上去走走，瑪提達。這我再也受不了了。」

「有理。讓我披上外套。這天多壞！」寶健的外套跟她的一樣。扣上了領子她對鏡子裏照了照自己。她臉是白的，他們倆一樣有那火亮的眼，火熱的嘴。啊，鏡子裏的一對他們認識。再見，乖乖；我們就回來的。

「這樣好，是不是？」

「扣上了，」寶健說。

他們走得總不够快。低著頭，腿正碰着，他們倆看是一個急忙忙的人，走完大街，走下那不整齊的地瀝青道滿長着小茴香花的，這下去就是靠海那塊平地。天晚了——正是黃昏時。大風刮得她們倆走都走不穩，衝着風左顛右跛的像一對酒醉鬼。大場上的野草花兒全叫風給吹倒了。

「來呀！來呀！我們走近一點。」

過了那隄防外面的海裏浪起得頂高。她們脫了帽子，她的頭髮醜在她的嘴裏，滿是鹽味兒，海裏風太大了，浪頭直往上鼓，也不開花；浪上來嘍嘍的打着堤防的大石壁，長草的滴水的石級全叫淹了去。一股勁浪直衝了過來。她們身上全是水點；她的嘴裏嘗着又濕又

涼的。

寶健說着話哪。他說話聲音一高一低的。頂怪的——聽了可笑——可是那天正合式。風帶着他們的聲音——一句句話直往外飛像是一條條小的窄的絲帶。

『快一點！快一點！』

天愈遲愈黑了。海灣裏上煤的靠船上有兩個亮——一個高高的在桅上，一個在船梢上。

『看，寶健。看那邊。』

一隻大的黑輪船冒着一大捲烟，船艙圓窗洞裏全默着亮，船上那處全是亮，正在開出去。大風留不住她；她破着浪走，向着那兩邊是光石子的灣門口去，這去是到，……就這光過來顯得她異樣，又美又神秘的……他們倆臂挽臂的在船闌上靠着哪。

「……他們是誰？」

「弟弟跟姊。」

「看，寶健，哪是我們的鎮。看得真小不是？那是最末了一次的郵局鐘。那是那塊大場地那天大風天我們在走着的。你記得不？那天我上音樂課還哭哪——多少年前的事！再會吧，小島，再會：：：」

這忽見黑夜伸出一個翅膀蓋住了沸翻的海水。他們瞧不見他們倆了。再會，再會。別忘了：：：但是那船已經走了！這時候。

曼殊斐爾

「這心靈深處的歡暢，

這情緒境界的壯曠：

任天堂沉淪，地獄開放，

毀不了我內府的寶藏！」

「康河晚照即景」

美感的記憶，是人生最可珍的產業。認識美的本能，是上帝給我們進天堂的一把秘鑰。

有人的性情，例如我自己的，如以氣候作喻，不但是陰晴相間，而且常有狂風暴雨，也有最艷麗蓬勃的春光。有時遭逢幻滅，引起厭世的悲觀，鉛般的重壓在心上，比如冬令陰霾，到處冰結，莫有些微

生氣；那時便懷疑一切：宇宙，人生，自我，都只是幻的妄的；人情，希望，理想，也只是妄的幻的。

Ah, human nature, how,

If utterly frail thou art and vile,

If dust thou art and ashes, is thy heart so great?

If thou art noble in part,

How are thy loftiest and impulses and thoughts

By so ignoble causes kindled and put out?

“Sopra un ritratto di una bella donna.”

這幾行是最深入的悲觀派詩人理巴第（Leopardi）的詩；一座荒墳的墓碑上，刻着塚中人生前美麗的肖像，激起了他這根本的疑問——若說人生是有理可尋的，何以到處只是矛盾的現象，若說美是幻的，

得手足無措，慌忙跪在地上，仰天禱告，感謝上帝的恩典，使他見得這樣的美，這樣的神景。他這樣發瘋似的舉動，當時一定招起在旁鄉下人的譁笑。我這篇要講的經歷，恐怕也有些那牧師狂喜的瘋態，但我也深信讀者裏自有同情的人，所以我也不怕遭鄉下人的笑話！

去年七月中有一天晚上，天雨地濕，我獨自冒著雨在倫敦的海姆司堆特Hamstead問路警，問行人，在尋彭德街第十號的屋子。那就是我初次，不幸也是末次，會見曼殊斐爾——「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的一晚。

我先認識麥雷君 John Middleton Murray，他是 Atheneum 的總主筆，詩人，著名評衡家，也是曼殊斐爾一生最後十餘年間最密切的伴侶。

他和她自一九一三年起，即夫婦相處，但曼殊斐爾却始終用她到英國以後的「筆名」Katherine Mansfield她生長於紐新蘭 New Zealand，原

名是 Kathleen Beauchamp，是紐新蘭銀行經理 Sir Harold Beauchamp 的女兒。她十五年前離開了本鄉，同着三個小妹子到英國，進倫敦大學皇后學院讀書。她從小就以美慧著名，但身體也從小即很怯弱。她曾在德國住過，那時她寫她的第一本小說“In a German Pension”。大戰期內她在法國的時候多。近幾年她也常在瑞典意大利及法國南部。她常住外國，就爲她身體太弱，禁不得英倫霧迷雨苦的天時，麥雷爲了伴她，也只得把一部分的事業放棄，“Atheneum”之所以併入“London Nation”就爲此。）跟着他安琪兒似的愛妻，尋求健康。據說可憐的曼殊斐爾戰後得了肺病證明以後，醫生明說她不過兩三年的壽限，所以麥雷和她相處有限的光陰，真是分秒可數。多見一次夕照，多經一次朝旭，她優曇似的餘榮，便也消滅了如許的活力，這頗使人想起茶花女一面吐血一面縱酒恣歡時的名句：

“You know I have not long to live, Therefore I will live fast!”——你知道我是活不久長的，所以我存心喝他一個痛快！

我正不知道多情的麥雷，眼看這艷麗無雙的夕陽，漸漸消翳，心裏「愛莫能助」的悲感，濃烈到何等田地！

但曼殊斐爾的「活他一個痛快」的方法，却不是像茶花女的縱酒恣歡，而是在文藝中努力；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鶻鳥，嘔出縷縷的心血來製成無雙的情曲，便唱到血枯音嘶，也還不忘她的責任是犧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幾分的美，給苦悶的人間幾分藝術化精神的安慰。

他心血所凝成的便是兩本小說集，一本是“Bliss”，一本是去年出版的“Garden Party”。憑這兩部書裏的二三十篇小說，她已經在英國的文學界裏佔了一個很穩固的位置。一般的小說只是小說，他的小說是

純粹的文學，真的藝術；平常的作者只求暫時的流行，博群衆的歡迎，她却只想留下幾小塊「時灰」掩不閤的真晶，只要得少數知音者的贊賞。

但唯其是純粹的文學，她的著作的光彩是深蘊於內而不是顯露於外的，其趣味也須讀者用心咀嚼，方能充分的理會。我承作者當面許可選譯他的精品，如今她去世，我更應當珍重實行我翻譯的特權，雖則我頗懷疑我自己的勝任。我的好友陳通伯他所知道的歐州文學恐怕在北京比誰都更淵博些，他在北大教短篇小說，曾經講過曼殊斐爾的，這很使我歡喜。他現在也答應也來選譯幾篇，我更要感謝他了。關於她短篇藝術的長處，我也希望通伯能有機會說一點。

現在讓我講那晚怎樣的會晤曼殊斐爾。早幾天我和麥雷在 Charing Cross 背後一家嘈雜的 A. B. C. 茶店裏，討論英法文壇的狀況，我乘便說

起近幾年中國文藝復興的趨向，在小說裏感受俄國作者的影響最深，他喜的幾於跳了起來，因為他們夫妻最崇拜俄國的幾位大家，他曾經特別研究過道施滔廬符斯基，著有一本“Dostoevsky: A Critical Study”，曼殊斐爾又是私淑契訶甫 Tchekhov 的，他們常在抱憾俄國文學始終不曾受英國人相當的注意，因之小說的質與式，還脫不盡維多利亞時期的 Philistinism。我又順便問起曼殊斐爾的近况，他說她一時身體頗過得去，所以此次敢伴着她回倫敦住兩星期，他就給了我他們的住址，請我星期四晚上去會她和他們的朋友。

所以我會見曼殊斐爾，真算是湊巧的湊巧。星期三那天我到惠爾斯 (H. G. Wells) 鄉裏的家去了 (Easten Glebe)，下一天和他的夫人一同回倫敦，那天雨下得很大，我記得回廐時渾身全淋濕了。

他們在彭德街的廐處，很不容易找（倫敦尋地方總是麻煩的，我

恨極了那迴街曲巷的倫敦。)，後來居然尋着了，一家小小一樓一底的屋子，麥雷出來替我開門，我頗狼狽的拿著雨傘，還拿着一個朋友還我的幾卷中國字畫。進了門，我脫了雨具，他讓我進右首一間屋子，我到那時爲止對於曼殊斐爾只是對於一個有名的年輕女子作者的景仰與期望；至於她的「仙姿靈態」我那時絕對沒有想到，我以爲她只是與 *Rose Macanlay*, *Virginia Woolf*, *Rona Wilson*, *Yvonne Bell* 幾位女學家的同流人物。平常男子文學家與美術家，已經儘夠怪僻，近代女子文學家更似乎故意養成怪僻的習慣，最顯著的一個通習是裝飾之務淡樸，務不入時，務『背女性』；頭髮是剪了的，又不好好的收拾，一團合糟的散在肩上；襪子永遠是粗紗的；鞋上不是沾有泥就是帶灰，並且大都是最難看的樣式；裙子不是異樣的短就是過分的長，眉目間也許有一兩圈『天才的黃暈』，或是帶着最可厭的美國式龜壳大眼

鏡，但她們的臉上却從不見脂粉的痕跡，手上裝飾亦是永遠沒有的，至多無非是多燒了香烟的焦痕；譁笑的聲音，十次有九次半蓋過同座的男子；走起路來也是挺胸凸肚的，再也辨不出是夏娃的後身；開口來大半是男子不敢出口的話：當然最喜歡討論是 Freudian Complex, Birth Control, 或是 George moore 與 James Joyce 私人印行的新書，例如 ‘A Storytellers Holiday’ 與 ‘Ulysses’。總之她們的全人格只是一幅婦女解放的諷刺畫（Amy Lowell 聽說整天的抽大雪茄！）；和這一班立意反對上帝造人的本意的『唯智的』女子在一起，當然也有許多有趣味的地方，但有時總不免感覺她們矯揉造作的痕跡過深，引起一種性的憎忌。

我當時未見曼殊斐爾以前，固然沒有想她是這樣一流的 Futurist，但也絕對沒有夢想到她是女性的理想化。

所以我推進那門時我就盼望她——一個將近中年和藹的婦人——笑盈盈的從壁爐前沙發上站起來和我握手問安。

但房裏——一間狹長的壁爐對門的房——只見鴉黃色恬靜的燈光，壁上爐架上雜色的美術的畫卷和畫件，幾張有彫色畫套的沙發圍列在爐前，卻沒有一半個人影。麥雷讓我一張椅上坐了，伴着我談天，談的是東方的觀音和耶穌的聖母，希臘的 Virgin Diana 埃及的 Isis 波斯的 Mithraism 和 Virgin 等等之相彷彿，似乎處女的聖母是所有宗教裏一個不可少的象徵……我們正講着，只聽門上一聲剝啄，接着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女郎，含笑着站在門口。『難道她就是曼殊斐爾——這樣的年輕……』我心裏在疑惑，她一頭的褐色鬚髮，蓋着一張小圓臉，眼極活潑，口也很靈動，配着一身極鮮艷的衣裝——漆鞋，紅絲長襪，銀紅綢的上衣，醬紫的絲絨裙，——亭亭的立着，像一顆臨風的鬱金

香。

麥雷起來替我介紹，我才知道她不是曼殊斐爾，而是屋主主人，不知是密司——什麼，我記不清了，麥雷是暫寓在她家的；她是個畫家，壁上掛的畫，大都是她自己的作品。她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了。她從爐架上取下一個小發電機似的東西拿在手裏，頭上又戴了一個接電話生戴的聽籬，向我湊得很近的說話，我先還當是無線電的玩具，隨後方知這位秀美少女的聽覺是有缺陷的！

她正坐定，外面的門鈴大響——我疑心她的門鈴是特別響些。來的是我在法蘭先生(Roger Fry)家裏會過的 Sydney Waterloo，極談諧的一位先生，有一次他從巨大的口袋裏一連掏出了七八枝的煙斗大的小的長的短的，各種顏色的，叫我們好笑。他進來就問麥雷，迦密林今天怎樣，我豎了耳朵聽他的回答。麥雷說『她今天不下樓了，天氣太

壞，誰都不受用……』華德魯先生就問他可否上樓去看她，麥說可以的。華又問了密司 B的允許站了起來，他正要走出門，麥雷又趕過去輕輕的說“Sydney, don't talk too much!”

樓上微微聽得步響，W已在迦賽林房中了。一面又來了兩個客，一個短的M才從遊希臘回來，一個軒昂的美丈夫，就是 *London Nation* and *Athenaeum* 裏每週做科學文章署名 *S* 的 *Sullivan*。M就講他遊歷希臘的情形，儘背着古希臘的史跡名勝，*Parnassus* 長，*mycenaee* 短，講個不住。S也問麥雷迦賽琳如何，麥雷說今晚不下樓，W現在樓上。過了半點鐘模樣，W笨重的足音下來了，S問他迦賽林倦了沒有，W說「不，不像倦，可是我也說不上，我怕她累，所以我下來了。」再等一歇，S也問了麥雷的允許上樓去，麥也照樣叮囑他不要讓她乏了。麥問我中國的書畫，我乘便就拿那晚帶去的一幅趙之謙的

「草書法畫梅，」一幅王覺斯的草書，一幅梁山舟的行書，打開給他們看，講了些書法大意，密司B聽得高興，手捧着她的聽盤，挨近我身旁坐着。

但我那時心裏却頗覺失望，因為冒着雨存心要來一會 Bliss 的作者，偏偏她不下樓，同時 W, S，麥雷的烘雲托月，又增了我對她的好奇心。我想運氣不好，迦賽琳在樓上，老朋友還有進房去談的特權，我外國人的生客，一定是沒有分的了。時已十時過半了，我只得起身告別，走出房門，麥雷陪出來幫我穿雨衣。我一面穿衣，一面說我很抱歉，今晚密司曼殊斐爾不能下來，否則我是很想望會她一面的，不意麥雷竟很誠懇的說，「如其你不介意，不妨請上樓去一見。」我聽了這話喜出望外，立即將雨衣脫下，跟着麥雷一步一步地走上樓梯……上了樓梯，扣門，進房，介紹，S告辭，和M一同出房，關門，

她請我坐下，我坐下，她也坐下……這麼一大串繁複的手續我只覺得是像電火似的一扯過，其實我只推想應有這麼些的經過，却並不會覺到：當時祇覺得一陣模糊。事後每次回想也只覺得是一陣模糊，我們平常從黑暗的街上走進一間燈燭輝煌的屋子，或是從光薄的屋子裏出來驟然對着盛烈的陽光，往往覺得耀光太强，頭暈目眩的，得定一定神，方能辨認眼前的事物。用英文說就是 *Senses overwhelmed by excessive light*；不僅是光，濃烈的顏色有時也有「潮沒」官覺的效能。我想我那時，雖不定是被曼殊斐爾人格的烈光所潮沒，她房裏的燈光陳設以及她自身衣飾種種各品濃艷燦爛的顏色，已夠使我不預防的神經，感覺刺那間的淆惑，那是很可理解的。

她的房給我的印象並不真切，因為她和我談話時，不容我去認記房中的佈置，我只知道房是很小，一張大床差不多就佔了全房大部分

的地位，壁是用畫紙裱的，掛着好幾幅油畫大概也是主人畫的。她和我同坐在床左貼壁一張沙發榻上，因為我斜倚她正坐的緣故，她似乎比我高得多（在地面前那一個不是低的，真是！）。我疑心那兩盞電燈是用紅色罩的，否則何以我想起那房，便聯想起「紅燭高烧」的景象？但背景究屬不甚重要，重要的是給我最純粹的美感的——*The purest aesthetic feeling*——她；是使我使用上帝給我那把進天國的秘鑰的——她；是使我靈魂的內府裏，又增加了一部寶藏的——她。但要用不馴服的文字來描寫那晚的她！不要說顯示她人格的精華，就是單只忠實地表現我當時的單純感象，恐怕就夠難的了。從前一個人有一次做夢，進天堂去玩了，他異樣的歡喜，明天一起身就到他朋友那裏去，想描寫他神妙不過的夢境，但是！他站在朋友面前，結住舌頭，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因為他要說的時候，才覺得他所學的在人間適用的字

句，絕對不能表現他夢裏所見天堂的景色，他氣得從此不開口，後來抑鬱而死。我此時妄想用字來活現出一個曼殊斐爾，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感覺，但我却寧可冒狼瀆神靈的罪，免得像那位誠實君子活活的悶死。她的打扮與她的朋友B女士相像：也是鏗亮的漆皮鞋，閃色的綠絲襪，棗紅絲絨的圍裙，嫩黃薄綢的上衣，領口是尖開的，胸前掛着一串細珍珠，袖口只齊及肘彎。她的髮是黑的，也同密司B一樣剪短的，但她櫛髮的樣式，却是我在歐美從沒有見過的。我疑心她是有心仿效中國式，因為她的髮不但純黑，而且直而不鬆，整整齊齊的一圈，前面像我們十餘年前的「劉海」，梳得光滑異常；我雖則說不出所以然，但覺得她髮之美也是生平所僅見。

至於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淨，我其實不能傳神於萬一；彷彿你對着自然界的傑作，不論是秋水洗淨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

或是南洋瑩徹的星空，你只覺得他們整體的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說的美；你彷彿直接無礙的領會了造化最高明的意志，你在最偉大深刻的戟刺中經驗了無限的歡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性靈。我看了曼殊斐爾像印度最純澈的碧玉似的面貌，受着她充滿了靈魂的電流的凝視，感着她最和軟的春風似的神態，所得的總量我只能稱之爲一整個的美感。她彷彿是個透明體，你只感訝她粹極的靈徹性，却看不見一些雜質。就是她一身的艷服，如其別人穿着，也許會引起瑣碎的批評，但在她身上，你只是覺得妥貼，像牡丹的綠葉，只是不可少的襯托，湯林生（H. M. Tomlinson 她生前的一個好友），以阿爾帕斯山嶺萬古不融的雪，來比擬她清極超俗的美，我以爲很有意味的；他說：

「曼殊斐爾以美稱，然美固未足以狀其真，世以可人爲美，

曼殊斐爾固可人矣，然何其脫盡塵寰氣，一若高山瓊雪，清徹重霄，其美可驚，而其涼亦可感。艷陽被雪，幻成異彩，亦明明可識，然亦似神境在遠，不隸人間。曼殊斐爾肌膚明皙如純牙，其官之秀，其目之黑，其頰之腴，其約髮環整如髻，其神態之閒靜，有華族粲者之明粹，而無西艷侘傑之容；其軀體尤苗約，綽如也，若明蠟之靜燄，若晨星之澹妙，就語者未嘗不自訝其吐息之重濁，而慮是靜且潛者之且神化……」

湯林生又說她銳敏的目光，似乎直接透入你的靈府深處，將你所蘊藏的秘密，一齊照徹，所以他說她有鬼氣，有仙氣；她對着你看，不是見你的面之表，而是見你心之底，但她却不是偵刺你的內蘊，不是有目的的搜羅，而只是同情的體貼。你在地面前，自然會感覺對她無慎密的必要；你不說她也有數，你說了也不會驚訝。她不會責備，

她不會慫恿，她不會獎贊，她不會代你出什麼物質利益的主意，她只是默默的聽，聽完了然後對你講她自己超於善惡的見解——真理。

這一段從長期的交誼中出來深入的話，我與她僅僅一二十分鐘的接近當然不會體會到，但我敢說從她神靈的目光裡推測起來，這幾句話不但是可能，而且是極近情的。

所以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藍絲絨的榻上，幽靜的燈光，輕籠住她美妙的全體，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癡對他神靈的妙眼，一任她利劍似的光波，妙樂似的音浪，狂潮驟雨似的向我靈府激淹。我那時即使有自覺的感覺，也似開茨 Keats 聽鵲啼時的：

My heart aches,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of homlock I had drunk.

'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y happiness

曼殊斐爾的聲音之美，又是一個 Miracle。一個個音符從她脆弱的聲帶裏顫動出來，都在我習於塵俗的耳中，啓示著一種神奇的異境，彷彿蔚藍的天空中一顆一顆的明星先後湧現。像聽音樂似的，雖則明明你一生從不曾聽過，但你總覺得好像曾經聞到過的，也許在夢裏，也許在前生。她的，不僅引起你聽覺的美感，而竟似直達你的心靈底裏，撫摩你蘊而不宣的苦痛，溫和你半冷半殭的希望，洗滌你窒礙性靈的俗累，增加你精神快樂的情調，彷彿浸住你靈魂的耳畔私語你平日所冥想不的仙界消息。我便此時迴想，還不禁內動感激的悲慨，幾於零淚；她是去了，她的音聲笑貌也似蜃彩似的一翳不再，我只能學 Aft Vogler 之自慰，虔信

Whose voice has gone forth, but each survives for the melodist when

eternity affirms the conception of an hour

.....

Enough that he heard it once; we shall hear it by & by.

曼殊斐爾，我前面說過，是病肺癆的，我見她時正離她死不過半年，她那晚說話時，聲音稍高，肺管中便如荻管似的呼呼作響，她每句語尾收頓時，總有些氣促，額頰間便也多添一層紅潤，我當時聽出了她肺弱的音息，便覺得切心的難過，而同時她天才的興奮，偏是逼迫她音度的提高，音愈高，肺嘶亦更曬曬，胸間的起伏，亦隱約可辨，可憐！我無奈何，祇得將自己的聲音特別的放低，希冀她也跟想放低些。果然很應效，她也放低了不少，但不久她又似內感思想的戟刺，重復節節的高引。最後我再也不忍因我而多耗她珍貴的精力，並且也記得麥雷再三叮囑W與S的話，就辭了出來，總計我進房至出

房——她站在房口送我——不過二十分的時間。

我與她所講的話也很有意思，但大部分是她對於英國當時最風行的幾個小說家的批評——例如 Rebecca West, Romer Wilson, Hutchingson, Swinerton, 等——恐怕因爲一般人不能悉，那類簡約的評語不能引起相當的興味所以從略。麥雷自己是現在英國中年的評衡家最有學有識的一人——他去年在牛津大學講的“The problem of style”有人譽爲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以後評衡界最重要的一部貢獻——而他總常常推尊曼殊斐爾，說她是評衡的天才，有言必中肯的本能，所以我此刻要把她那晚隨興月旦的珠沫，略過不講，很覺得有些可惜。她說她方才從瑞士回來，在那裏和羅素夫婦寓所相距頗近，常常說起東方的好處，所以她原來對中國景仰，更一進而爲愛慕的熱忱。她說她最愛讀 Arthur Waley 所譯的中國詩，她說那樣的藝術在西方真是一

個 Wonderful revelation，她說新近 Amy Lowell 譯的很使她失望，她這裏又用她愛用的短句 That's not the thing! 她問我譯過沒有，她再三勸我應當試試，她以為中國詩只有中國人能譯得好的。

她又問我是否也是寫小說的，她又問中國頂喜歡契訶甫的那幾篇，譯得怎麼樣，此外誰最有影響。

她問我最喜歡讀那幾家小說，我說哈代，康德拉，她的眉稍聳了一聳笑道！

“Isn't it!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old matters for good literature——the real thing!”

她問我回中國去打算怎麼樣，她希望我不進政治，她憤憤地說現代政治的世界，不論那一國，只是一亂堆的殘暴和罪惡。

後來說起她自己的著作。我說她的太是純粹的藝術，恐怕一般人

反而不認識，她說：

“That's just it, then of course; popularity is never the thing for us.”

我說我以後也許有機會試譯她的小說，願意先得作者本人的許可。她很高興的說她當然願意，就怕她的著作不值得譯的勞力。

她盼望我早日回歐洲，將來如到瑞士再去找她，她說怎樣的愛瑞士風景，琴妮湖怎樣的嫵媚，我那時就彷彿在湖心柔波間與她蕩舟玩景

“Clear, placid Lemna! Thy soft murmuring Sounds sweet as
if a Sister's voice reproved.

That I with stern delights should ever have been so moved.....

我當時就滿口的答應，說將來回歐一定到瑞士去訪她。

末了我恐怕她已經倦了，深恨與她相見之晚，但盼望將來還有再

見的機會。她送我到房門口，與我很誠摯地握別。

將近一月前我得到曼殊斐爾已經在法國的芳丹卜羅去世。這一篇文字，我早已想寫出來，但始終爲筆懶，延到如今，豈知如今却變了她的祭文了！